



# 明陽王

彬雲宋

三之書叢生學中明開

MG

B248.25

6



3 2174 0322 3



王 陽 明 像

即其已過 巖澗

印

坐禪尚未全住之漸

輕減矣家中

凡有念動速相打

中深之 讀

王 陽 明 手 蹟

## 編輯例言

- 一 本叢書專供初中學生各科課外閱讀之用；每出十二冊合做一輯。
- 二 本叢書每冊字數在三萬左右；一週內讀完一冊，分量正相適合。
- 三 本叢書依照學科的區分分做若干類，現在先出「名人傳記」和「歷史記載」兩類。這是初級中學國文課程標準「教材大綱」的「閱讀」項「略讀」目下所規定的教材。編撰的時候，特別注意於文辭的修整，文學趣味的富足，務使讀者在培養閱讀能力之外，更可以得到寫作能力方面的進益。而在歷史科方面，這兩類也是切要的課外讀物。
- 四 名人傳記的編撰，注意四個條件：（甲）當時的時勢，就是政治的背景；（乙）本人的家世，就是家庭生活和學校生活等社會的環境；（丙）本人

所建立的事業，包含一切創造、發明或其他事功的經歷；（丁）本人的評價，就是各方面對於這個人以及他的事業的批評。

五 歷史記載固然以事件的本身爲主要部分，凡事件的原委曲折，沒有不明瞭暢達；但是對於事後的影響和「前夜」的描寫也相當的注重，這纔使脈絡分明，因果顯著。

六 本叢書爲求確立系統和清楚眉目起見，每冊都酌分章節；每一章節又各加標題，揭明內容。

七 本叢書各冊大都注明取材的來源，一方面見得作者的矜慎，另一方面也可以養成讀者自動檢覽的習慣。

# 目次

一 引論	一
一 從「朱學」到「王學」	一
二 「王學」與時代背景	四
二 傳略	六
一 王守仁的家世	六
二 王守仁的少年時代	一〇
三 龍場遷謫	二〇
四 漳州剿匪	二八
五 贛南剿匪前的布置	三三
六 贛南剿匪的成功	三七
七 宸濠叛變的平定	四五

- 八 家居講學與「天泉證道」……………五六
- 九 廣西苗亂的平定……………六一
- 十 身後的哀榮……………六七
- 三 學說……………六九
- 一 三大綱領與四句教……………六九
- 二 社會論……………七七
- 三 教育論……………八〇
- 四 「古本大學」與「朱子晚年定論」……………八五
- 四 餘論……………八九
- 一 「王學」末流與「王學」修正派……………八九
- 二 對於王守仁的批評……………九二

# 一 引論

## 一 從「朱學」到「王學」

佛教傳入中國以來，經三國南北朝而至隋唐，和儒道兩家常在爭執之中。起初三家壁壘森嚴，到了宋朝忽然調和起來，便產生儒佛道混合的「理學」。

最先用「儒者」的資格來奠定理學的基礎者是北宋的程顥程頤。二程因個性的不同，主張略有差異：程顥注重涵養，程頤注重實踐。而程頤年壽較長，門徒較多，所以影響亦較大。到了南宋，朱熹集程頤之大成，主張窮究萬物之理以求一旦貫通。陸九淵集程顥之大成，主張心即是理，學者但教向內心去求真理，不必在一事一物上作支離破碎的求知工夫。這兩派的意思完全不同：朱熹偏重於向外的工夫，可稱爲「歸納派」；陸九淵偏重於向內

的工夫，可稱爲「演繹派」。普通又稱朱是「道問學」，而陸是「尊德性」。但朱派的學說較爲平易切實，使學者容易入手，而偏重保守，注意現在的秩序過於未來的希望，又與當時忍辱偷安的社會心理相投合，所以朱派的勢力勝過陸派。又朱派對於分尊卑，別上下的儒家理論，充分發揮，所以常受皇帝的獎許。到了明朝，因同姓的關係，更特別尊崇朱熹，他所注釋的書風行天下，政治勢力做了他學說的護符，「朱學」便支配了當時的思想界。

但是，朱熹「窮究萬物之理以求一旦貫通」的主張很容易發生流弊的：照他的主張去研究學問，探求真理，假若沒有統攝力的人，這方面也要去探討，那方面也要去考察，結果往往流於支離破碎，同時對於修養方面忽略了。再，政治勢力做了一派學說的護符，一般人對這派學說不敢反對，結果就養成些恭順附和的人，而思想界現出萎靡不振的氣象。元吳澄說，

朱子之學，其流弊也，如俗儒之尋行數墨，至於頹惰萎靡，而無以收其

## 力行之效。(送葛子熙序)

果然，到了明朝中葉，「假的朱學」盛行，那班俗儒，早晚捧着一部性理大全做學業的祕本，言行相違，風氣大壞，就根本談不到什麼學術思想了。

在這種情形底下，當然有許多學者不能安居於「朱學」的藩籬而要自找出路的。王守仁便是當時扶「朱學」藩籬而自找出路的代表人物。他上承陸九淵的系統，在「心即理」的大前提之下，演繹成唯心的一元論。於是「王學」代「朱學」而興；幾百年來獨霸思想界的「朱學」不得不隨思想界方向的轉變而歸於終結。

◎理學的中心問題在於「性論」。關於性論，儒佛道三家都站在「唯心」一方面的，而佛家對於這問題的研究比較精深，所以儒者要研究這問題，就不能不把佛家之說融會貫通起來，同時也不能把道家的思想絕對排斥。所以宋明的理學家表面上雖排斥佛老，而實際上理學就是儒佛道三家思想的結晶。

●北宋周敦頤作太極圖說，爲後來理學家講究心性的根據。但周敦頤之學傳自道士陳搏，又受佛家的影響，究竟佛老氣息太重，所以只能稱爲理學的先導者。到他的弟子程顥程頤，才用「儒者」的資格來講理學，理學的基礎就此大定。

●禮中庸「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尊德性謂以德性爲重，道問學謂以學問爲途徑。

## 二 「王學」與時代背景

明成祖以燕王篡奪皇位，引用宦官，種下宦官亂政的禍根。方孝孺十族之誅，更使一般有氣節的士大夫喪氣灰心，而恭順附和的人便從此得志。●英憲兩朝都以宦官亂政，釀成禍變。孝宗號稱賢君，然承前朝荒淫揮霍之餘，財政枯竭，饑荒屢見，社會的經濟基礎已開始動搖了。武宗又是一個荒淫的皇帝，他寵任宦官劉瑾，把朝政攪得不成樣子。當時盜匪蠭起，災荒頻仍，社會動亂，人心張皇。在這動盪的時代，思想界的傑出人才如王守仁者，便努力探索，要造成一種有系統的理論，以解答社會所以机阻不安的原因，更從此而

求得自己的出路，求得治國平天下的大道理。他經過幾番苦思焦索，纔從陸九淵所主張的「心即理」的大前提中演繹出「知行合一」之教，最後又提出「致良知」的主張。他以爲一切罪惡根源，都出於自私自利的一念，只要人人自己檢點，凡做一事，動一念，其動機是否自私自利，則良心自然發現，功利的觀念自然消滅，而天下從此太平了。他說，

後世良知之學不明，天下之人用其私智以相比軋，是以人各有心，而偏瑣僻陋之見，狡僞陰邪之術，至於不可勝說。外假仁義之名，而內以行其自私自利之實，詭辭以阿俗，矯行以干譽，掩人之善而襲以爲己長，許人之私而竊以爲自直，忿以相勝而猶謂之徇義，險以相傾而猶謂之疾惡，妒賢忌能而猶以爲公是非，恣情縱慾而猶自以爲同好惡，相陵相賊，自其一家骨肉之親，已不能無爾我勝負之意，彼此藩籬之形，而況於天下之大，民物之衆，又何能一體而視之，則亦無怪於紛紛

藉藉而禍亂相尋於無窮矣。僕誠賴天之靈，偶有見於良知之學，以爲必由此而後天下可得而治。是以每念斯民之陷溺，則爲之戚然痛心，忘其身之不肖而思以此救之。（答聶文蔚）

他那種切中時病的理論，當然被大衆所接受。何況他一生替國家替地方做了不少事業，「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精神，正好做他知行合一之教的榜樣。「王學」之所以有其社會上之存立的根據者在此，「王學」之所以風靡一時者在此，而王守仁之所以爲一代思想界的代表人物者亦在此。

●顧炎武說，「自八股行而古學棄，大全（指當時的四書五經大全）出而經說亡，十族誅而臣節變，洪武永樂之間，亦世道升降之一會矣。」

## 二 傳略

### 一 王守仁的家世

王守仁字伯安，自號陽明子，學者稱他爲陽明先生。他是晉光祿大夫王覽的後裔。覽本琅琊臨沂（今山東臨沂縣）人。晉室東渡，覽的曾孫羲之隨他父親南下，住在建康（今江蘇江寧縣）。後羲之因愛浙江山水，遷居會稽（今浙江紹興縣）。傳二十三代而至王壽，又從達溪遷餘姚，從此便爲餘姚人了。壽五世孫綱，字性常，一字德常。元末避兵山中，明太祖聞他有文武才，徵召至京，授兵部郎中。不久，因潮州有亂事，擢他爲廣東參議，命他督運兵糧，安撫百姓。他帶了兒子彥達，同赴潮州，向那裏的亂民宣布朝廷諭旨，亂民大爲感動，都叩頭服罪。不幸回至增城，路上被海盜所擄，竟遭殺害。彥達本是一個孝子，見他父親被殺，從傍哭罵求死。海盜見他這樣誠孝，竟受感動，許他帶了父親的骸骨回來。彥達從此就在家鄉耕種度日，奉養老母——那彥達便是守仁的五世祖。

守仁的高祖名與準，字公度。小時候他父親會切誠不可做官，他就閉戶

讀書，斷絕了功名的念頭。後因朝廷訪求遺逸，他逃入山中。部派的使者入山訪求，他又向深山逃走，被山石所絆，跌傷了脚，他就藉口有足疾不肯出山；使者見無可勉強，只好用「年老病廢」等話奏覆朝廷。他以為這一次全靠那絆足的山石成就了他隱遯的素願，便自號遯石翁，人家都稱他為遯石先生。他精究易經，著有易微數千言。

守仁的曾祖名傑，字世傑。他的家門前有三株槐樹，因自號槐里子，學者稱他為槐里先生。十四歲的時候，就通四書五經。當部使者強迫他父親出山時，見他才貌非凡，便對他父親說：「你既堅決不肯做官，那麼就請你的兒子代替了罷。」他父親被逼得沒有辦法，就教他去補了縣學生。後來以明經入太學。生平著作甚多，有易春秋說、周禮考等，死後其原稿被同舍生所竊，僅存槐里雜稿數卷。

守仁的祖父名倫，字天敘，以字行。性愛竹，所住的軒外四面都種了竹，有

人去訪他，他常常指着竹對來的人說，「這是我直諒多聞的朋友，那裏可以一日無此君呢！」因此，大家都尊稱他爲竹軒先生。他小時受父親教育，道德學問都很好，所以浙東西的大家望族爭先恐後地請他去教育他們的子弟。而經他指授的人，大都有所成就。他最喜讀左氏春秋。又善彈琴，每當風月清朗，便焚起一爐好香，彈着高山流水之曲，彈罷，又朗誦古詩詞，命學生們和他歌唱。當時人說他胸懷灑落，頗像陶靖節（潛）林和靖（逋）一流人。所著有竹軒稿江湖稿若干卷。

守仁的父親名華，字德輝，號實菴，晚號海日翁。嘗讀書龍泉山，學者稱他爲龍山先生。成化十七年（一四八一）進士第一，授修撰。弘治中（一四八八——一五〇五）累官學士少詹事。他爲人很有器度，充日講官最久，明孝宗很尊敬他。那時候太監李廣正被寵幸，他講大學衍義，講到唐朝太監李輔國專權跋扈，便盡情發揮，借以感動孝宗。孝宗也懂得他的意思，特賜酒食。

慰勞不久，就擢他爲禮部右侍郎。正德初（一五〇六）進禮部左侍郎。因守仁觸犯了太監劉瑾，出爲南京吏部尚書。不久就致仕還鄉。（時已遷居紹興城中的光相坊）所著有龍山稿、垣南草堂稿、褚書雜錄、進講餘抄等。

守仁生於明憲宗成化八年陰曆的九月三十日，當公元一四七二年十月三十一日，據說他母親鄭氏已懷孕十四個月了。當他呱呱墮地時，他的祖母正在做夢，夢見一位着緋色衣的仙人從雲端中送一小兒給她，就替他取個小名叫做「雲」。至於守仁的正式名字，還是他祖父替他取的。

●按明史稱王華於正德初進禮部左侍郎，以守仁忤劉瑾出爲南京吏部尚書，坐事罷，旋以會典小誤，降右侍郎，瑾敗乃復故，無何卒。所說與海日翁行狀不符，今據行狀訂正。

●關於守仁幼年時的話神極多，如年譜云：「先生五歲不能言，有神僧過之，曰：『好箇孩兒，可惜道破。』」竹軒公悟，更今名，遂能言。」事屬荒誕，今不取。

## 二 王守仁的少年時代

成化十八年（一四八二）守仁年十一歲。他父親以新進士服官京師，特派人來迎接他祖父北上，他就跟祖父到京裏。他祖父本是一位隱逸詩人，路過鎮江時，和許多朋友在金山寺裏飲酒歡敘。酒酣耳熱，有人提議卽席賦詩。在座的都沒有成篇，守仁卻已寫成一首七絕。詩云：

金山一點大如拳，打破維揚水底天。醉倚妙高臺上月，玉簫吹徹洞龍眠。

在座的人看了這首詩，同聲稱贊；他祖父也不禁掀髯微笑了。但是在座的人終有點將信將疑，以爲十一歲的孩子未必能做這樣的詩，也許是他祖父的舊作，被他念熟了的；便又出了一個「詠蔽月山房」的詩題來試他。他又隨口念出四句：

山近月遠覺月小，便道此山大於月；若人有眼大如天，還見山高月更闊。

大家方才信服；而對於這個絕頂聰明的小孩子，不覺起「後生可畏」之感。  
 守仁到京師的第二年就熟讀書。●一天，他問塾師：「什麼是第一等事？」塾師說：「惟有讀書登第。」他很懷疑塾師的話，便說：「登第不見得是第一等事罷？恐怕讀書學聖賢才算第一等事呢。」他父親知道了，笑着對他說：「好孩子，你想做聖賢嗎？」

守仁十三歲的那一年，母親死了，他居喪盡禮，和成人一般。三年服滿，就出遊居庸三關。●那時候長城以外，都是蒙古諸民族的部落，表面上雖服從明朝，但勢力強大，頗不容易統治。守仁驅馬出關，考察風俗民情，縱觀山川形勢，和那些蒙古人混在一起，比賽騎射，一個月才回京師。塞外風物，給與他很深的印象。他感到國勢衰弱，邊防廢弛，慨然有經略四方的志願。有一次，他夢謁馬伏波將軍廟，賦詩云：

卷甲歸來馬伏波，早年兵法鬢毛皤。雲埋銅柱雷轟折，六字題文尙不

磨。

孝宗弘治元年（一四八八）守仁年十七，奉父命親迎妻諸氏於江西洪都（今南昌縣）就在洪都行結婚禮。結婚的那一天，他偶然閒行到鐵柱宮，碰見一個道士，和他談養生術，談得高興，幾乎把結婚的大事都忘了。明年冬天，他和妻同回餘姚故鄉。路過廣信（今江西上饒縣）時，特地去拜見婁諒。婁諒是一個篤實的儒者，把宋儒格物<sup>①</sup>之學講給他聽，并且對他說，「如果立志要做聖賢，一定可以做到的。」這一次的談話，使他非常感動，便立下了做聖賢的志願。

守仁年二十歲，舉浙江「壬子科」鄉試。<sup>②</sup>明年，會試落第。弘治九年（一四九六）會試又落第。先是守仁在京師，嘗徧求朱熹的遺書細細研讀，知道宋儒解釋「格物」二字，是推求各種事物原理的意思，並且說，「衆物必有表裏精蘊，一草一木，皆有至理。」他便對着庭前的竹子去「格」，要格出他

的道理來。但結果一點道理都沒有推求到，反格出了一場病。於是他相信聖賢有分，不可妄求，便隨世俗去研究詞章，想做一個有名的文人。他第二次會試下第歸來，聯合幾個詩友，結詩社於龍山寺，天天和社友下棋聯句，居然成了一個風流名士了。

守仁回故鄉的明年，又來京師。那時候蒙古兵常寇略大同一帶，朝廷調兵遣將，時露捉襟見肘之狀。他深感國家軍事人才的缺乏，便留意兵法，凡兵家祕書，無不精究。但不久他又覺得文不能通大道，武不能立功業，而到處訪求名師益友，又不曾碰見多少理想中的人物，便又惆悵煩悶，感到自己之無出路。一天，讀朱熹上光宗疏，有「居敬持志，爲讀書之本；循序致精，爲讀書之法」的話，才覺悟一向沒有懂得「循序致精」的方法，所以雖多方探求，一無所得。他用「循序致精」的方法去研讀儒家經典，覺得有點意思。但物理與吾心不能會通，聖賢之門無由可入，不覺又煩悶起來。偶然聽到道士談養

生之術，又起了入山修道的念頭。

但入山修道，在守仁終於是一個幻想而已。科舉時代想做點事業的人，不能不借科舉做進身之階。弘治十二年（一四九九）守仁年二十八歲，再去會試，遂成進士。是年秋，以工部觀政奉旨往河間督造威寧伯王越墓。工事既畢，威寧伯的兒子知道他好騎馬射箭，講究兵事，特把威寧生前佩帶的寶劍送他。①明年，朝廷因星變下詔求言，他上籌邊八事，②措辭非常剴切。是年授刑部雲南清吏司主事。又明年，奉旨往江北一帶決囚。先是守仁在京師，和李夢陽何景明等一班文人往還，講究做古文詩詞；他從江北決囚歸來，因曾遊九華山，和道士們談說玄理，③覺得詩詞古文都是雕蟲小技，不應該再和那些文士們交遊。他嘗慨嘆說：「我怎能再把有限的精神做無用的虛文呢！」便託言有病，辭職回故鄉，築室於會稽山陽明洞傍（在今紹興縣東南）。④

學道家「導引」之術。⑤但不久他又覺得這是簸弄精神，決非聖賢大道，很

想把日常生活改變一下。然而他靜坐既久，離世遠去的念頭並沒有拋卻，只因捨不得家裏的人，所以遲疑未決。後來他又悔悟了，以爲愛親一念，出於天性，此念可去，便是滅卻本性。於是他覺得佛道兩家的出世的人生觀是不對的，回過來又想走到建功立業的世路上去了。

弘治十七年（一五〇四），守仁三十三歲。巡按山東監察御史陸偁薦他辦理山東鄉試，那科所取的大都是知名之士。事畢回京，補兵部武選司主事。明年，他在京師，開始聚徒講學。那時候京裏的士大夫都講究詞章，不知道有什麼性理之學，他對於這班人竭力提撕，教他們做修養身心的功夫，先立下必爲聖人的志向。但與習俗不合，反得了一個「立異好名」的譏謗。惟陳獻章的高徒湛若水講究「主靜」之學，正在翰林院裏，和他一見定交，相約共擔昌明聖學的責任。這時候守仁多年的追求已漸有歸宿。他在那年作贈陽伯詩，有云，

大道卽人心，萬古未嘗改。長生在求仁，金丹非外待。

可見他的唯心的人生哲學，已有相當的根柢了。明年，他爲觸忤權奸，被捕下獄；於是遷謫龍場（在今貴州修文縣），嘗盡了世間的苦況，蹈遍了人生的險路，遂造成他後半生光榮的歷史。

●年譜謂守仁就塾後，「一日與同學走長安街，遇一相士，異之，曰：『吾爲爾相，後須憶吾言。』」拂領，其時入聖境，鬚至上丹臺，其時結聖胎，鬚至下丹田，其時聖果圓。先生感其言，自後每對書輒靜坐凝思。」按錢德洪作年譜，凡怪誕之事無不乘間摭入。陽明弟子之不能免於誇誕，於此可見，今不取。

●年譜云，「時石英王勇起畿內，石和尚劉千斤亂秦中，先生出遊居庸三關，慨然有經略四方之志。」毛奇齡曰，「按石和尚劉千斤在成化二年作亂，越一年遂平，又越五年至八年而公始生……又況石劉之亂祇在河南南陽間，與居庸無涉。初不意門人黃綰作行狀，錢德洪作年譜，而疑問無理，一至於此！」

●格物二字見於禮記大學篇，說詳下第三篇。

④年譜云，「是年場中夜半見二巨人各衣緋綠東西立，大言曰，『三人好作事，』已忽不見。其後宸濠之變，胡尚書世寧發其奸，孫思忝遂死其難，而先生平之，皆同榜也。」荒誕至此，尙有採錄之價值邪！

⑤黃綰陽明先生行狀及錢德洪年譜都說守仁嘗夢見寧威伯把寶劍送他，至是適與夢境符合，明史本傳亦採其說。夫贈劍亦尋常事，何必故神其說，此明人之陋也。

⑥行狀及年譜皆謂守仁上疏在弘治十二年，行狀謂「時有慧星，韞虜猖獗」，年譜謂「時有星變，達虜猖獗」。查明史天文志，慧星見在弘治十三年夏四月（圖書集成星變部引明昭代典則，作十三年夏五月。）又查明史孝宗紀，十三年夏四月，火篩寇大同，游擊將軍王杲敗績於威遠衛（明史韃靼傳謂係十二年事誤。）故守仁上疏有「遯者竊見皇上以慧星之變，警戒修省，又以寇虜猖獗，命將出師」之語。是守仁上疏陳邊務，在弘治十三年，即成進士之明年也。年譜行狀並誤，今據以訂正。

⑦年譜云，「是時道者蔡蓬頭善談仙，（守仁）待以客禮，請問，蔡曰，『尙未。』有頃，屏左右引至後亭，再拜請問，蔡曰，『尙未。』問至再三，蔡曰，『汝後堂後亭，禮雖隆，終不忘官相。』一笑而

別。聞地藏洞有異人，坐臥松毛，不火食，歷歷陳說之，正熟睡，先生傍撫其足，有頃醒，驚曰：「路險何得至此？」因論最上乘。曰：「周濂溪程明道是儒家兩箇好秀才。」後再至，其人已他移，故後有會心人遠之歎。」按守仁本有入山修道之意，他遊九華山時和道士們談說玄理是可能的，但決沒有像年譜所載那樣的荒誕不經，今皆不取。

●行狀說他養病歸越，闢陽明書院。年譜說他告病築越，築室陽明洞中，行導引術。毛奇齡曰：「公晚年愛會稽山陽明洞名，因號陽明子。按會稽即是苗山，並無洞壑。凡禹穴陽明洞之類，祇是石罅，並無託足處。舊誣以道人授書洞中，固大妄；今作傳者，且曰講學陽明洞，則妄極矣。」今按守仁既愛陽明洞名而自號陽明子，則其告病歸越，築室陽明洞傍，行道家導引之術，亦情理中事。但年譜說他築室洞中，則陽明洞祇是石罅，併託足處而無之，何能築室，無怪要被毛奇齡呵斥了。

●年譜說他「行導引術，久之，遂先知。一日，坐洞中，友人王思輿等四人來訪，方出五雲門，先生命僕迎之，且歷語其來蹟。僕遇諸途，與語冥合。衆驚異，以爲得道。」這簡直把守仁寫成一個「方士」了。今不取。

武宗正德元年（一五〇六）守仁三十五歲。時太監劉瑾、馬永成谷大用、高鳳羅祥、魏彬、邱聚、張永等，因引導皇帝狎遊，都受皇帝的寵幸，專權用事，號稱「八虎」。大學士劉健、謝遷等屢次上疏請誅劉瑾等，武宗不聽，反命劉瑾爲司禮監。馬永成谷大用分掌東西廠，而准劉健等辭職。南京給事中戴銑、御史薄彥徽等上疏力爭，被劉瑾矯詔逮捕。守仁目覩宦官擅權，直臣受屈，便不顧利害，上疏援救。那疏中最有力的語句是：

銑等職居諫司，以言爲責。其言而善，自宜嘉納施行。如其未善，亦宜包容隱覆，以開忠讜之路。乃今赫然下令，遠事拘囚……自是而後，雖有上關宗社，危疑不制之事，陛下孰從而聞之？

劉瑾看了這奏章，大怒道：「王某竟說我危害宗社嗎！」便又矯詔逮捕守仁。廷杖四十，守仁死而復甦者好幾次。但劉瑾終於沒有方法把守仁羅織成死

罪，只加他一個「越職言事」的罪名，遷謫龍場驛丞。明年，守仁首途赴謫所。而劉瑾餘怒未息，必欲置之死地，命心腹二人尾隨，將在途中加以殺害。至錢塘，守仁把衣冠放在江邊，又作絕命詩一首，假裝跳江死了；尾隨他的人信以為真，很高興的回京覆命。守仁便隻身附商船向舟山出發，船在海上遇着大風，竟被飄流到福建海岸。他有一首詩詠這回航海的事情：

險夷原不滯胸中，何異浮雲過太空！夜靜海濤三萬里，月明飛錫下天風。

他既到了福建，遂潛入武夷山。後從武夷至廣信（今江西上饒縣），沂彭蠡（即鄱陽湖），歷沅湘而至龍場。龍場在萬山之中，毒蟲瘴氣，到處都是。而苗獠雜處，言語不通，可以談話的只有些犯了罪充軍到那裏去的中原亡命之徒。在這種環境裏，倘是尋常人，就要頹喪下去了；但他自然不是平常的人，只要看上面的詩便可知道：孤舟飄泊在風濤險惡的大海中，他卻視爲浮雲之

過太空，尋常人那裏有這種鎮定功夫！所以他到了龍塲，並不頹唐，並不灰心，丟卻一切得失榮辱的念頭。天天拿了論語孟子，把書中所載愛親敬長的道理，細細講說，命人翻譯給那些苗人聽。苗人受他感化，大家拿了木材來替他架造房屋。他無事時便靜坐默想，靜坐既久，覺胸中空洞，毫無罣礙，連先前不能擺脫的生死之念都沒有了。一天晚上，他照常靜坐默想，忽悟聖人大道，都在吾心，從前於心外求理是不對的。多年探索未得的大道，一旦豁然貫通，不覺喜極而呼。隨從的人被他驚醒，還以為他發狂了。這便是所謂「龍塲大悟」。時正德三年（一五〇八），守仁三十七歲。是年，守仁把他所悟得的哲理和五經相印證，著五經臆說。明年，應提學副使席書之聘，主持貴陽書院。始倡「知行合一」之說。

守仁在龍塲，雖然位卑職小，但他用一片誠心來待人接物，又常常宣傳聖賢大道，因此很受苗民的愛戴。一天，思州太守派人來驛，大概帶有什麼公

事交驛丞遵辦。太守府裏的差人本不把驛丞放在眼裏，可是守仁卻也以身分自持，不肯對那差人做出恭敬的樣子，那差人惱了，竟在許多人面前羞辱守仁，因此引起苗人的不平，把那差人痛打一頓。差人回去，報告太守，太守大怒，立刻面稟副憲毛應奎。毛副憲本是敬服守仁的一個人，他覺得這件事如果擴大起來，守仁須受處分的，便竭力勸太守不必認真，一面派人到龍場，勸守仁自到太守那裏去謝罪。但是守仁那裏肯呢！他寫信給毛副憲說，

……昨承遣人喻以禍福利害，且令勉赴大府請謝，此非道誼深情決不至此，感激之至，言無可容。但差人至龍場陵侮，此是差人挾勢擅威，非大府使之也；龍場諸夷與之爭鬥，此自諸夷憤慍不平，亦非某使之也。然則大府固未嘗辱某，某亦未嘗傲大府，何所得罪而遽請謝乎？

後面又說了許多忠信禮義的大道理，並表示可殺不可辱的士大夫的氣概。太守見了那個威武不能屈的驛丞，竟無可如何，只好罷休。又水西土司安榮

貴<sup>⑤</sup>因從征香爐山（在貴州鑪山縣東南）叛苗有功，朝廷特破例賞他貴州布政司參政的官銜，他還不滿意，要求裁減龍場等驛，以便擴充勢力。這非分的要求，頗使朝廷爲難。允許了，不但有失威信，且後來者可以援例要求，不允許則一旦叛亂，又非調兵征討不可；因此廷議未決。安貴榮本來很佩服守仁的，他居然派人來徵求守仁對於這樁事的意見。守仁就寫信給他說，

……凡朝廷制度，定自祖宗，後世守之，不以擅改；在朝廷且謂之變亂，況諸侯乎？……使君之先，自漢唐以來千幾百年，土地人民未之或改。所以長久若此者，以能世守天子禮法，竭忠盡力，不敢分寸有所違，是故天子亦不得踰禮法，無故而加之忠良之臣。不然，使君之土地人民富且甚矣，朝廷悉取而郡縣之，其誰以爲不可！夫驛可減也，亦可增也；驛可改也，宣慰司亦可革也。由此言之，殆甚有害。使君其未之思邪？……夫剷除寇盜以撫綏平民，亦守土之常職。今縷舉以要賞，則朝

廷平日之恩寵祿位，顧將欲以何爲？使君爲參政，亦已非設官之舊；今又干進不已，是無抵極也，衆必不堪。夫宣慰守土之官，故得以世有其民。若參政則流官矣，東西南北惟天子所使，朝廷下方尺之檄，委使君以一職，或閩或蜀，其敢弗行乎？……由此言之，雖今日之參政，使君將恐辭去之不速，其又可再乎？凡此以利害言，揆之於義，反之於心，使君必自有不安者……

安貴榮看了這封信，竟覺悟自己的要求不合理，便上書朝廷謝罪。後來苗酋阿寶阿札等叛水東宋氏，朝廷命安貴榮出兵討伐，他置之不理，守仁又寫信給他，反復開導，他無可推諉，竟出兵平亂。從此水西安然無事者好多年。

●明置司禮監，掌宮廷禮儀，有提督太監、掌印太監、秉筆太監等官，皆以宦官任之。中葉後權任極重，與外廷宰輔等。

●明史刑法志：一成祖起北平，刺探宮中事，多以建文帝左右爲耳目，故即位後，專倚宦官，立東

廠於東安門北，令嬖倖者提督之，緝訪謀逆妖言大奸惡等，與錦衣衛均權勢，蓋遷都後事也。然衛指揮紀綱等用事，廠權不能如。至憲宗別設西廠，以汪直督之。所領緹騎倍東廠，勢遠出衛上。以萬安言革罷。正德元年，命邱聚領東廠，又設西廠以命谷大用，皆劉瑾黨也。兩廠爭用事，遣邏卒刺事四方，天下皆重足立，而衛使石文義亦瑾私人，廠衛之勢合矣。（按中有刪節）按明史宦官劉瑾傳謂「帝大怒，立命永成掌東廠，大用掌西廠」而刑法志乃謂掌東廠者爲邱聚，同一書而記載不同如是。

○年譜云，「正德二年夏，赴譙至錢塘。瑾遣人隨偵，先生度不免，乃託言投江以脫之。因附商船遊舟山，遇颶風大作，一日夜至閩界。比登岸，奔山徑數十里，扣寺投宿，寺僧不納，乃趨野廟倚香案臥，蓋虎穴也。夜半，虎遶廊大吼不敢入。黎明，僧意必斃於虎，將收其囊，見先生方熟睡，呼始醒，驚曰：『公非常人也。』邀至寺。寺有異人，嘗識於鐵柱宮，約二十年相見於海上，至是出詩，有『二十年前曾見君，今來消息我先聞』之句。與論出處，且將遠遁。其人曰：『汝有親在，萬一逮爾父，誣以北走胡，南走粵，何以應之。』因爲著得明夷，遂決策返……因取問道由武夷而歸。時龍山公官南京吏部尙書，從鄱陽往省。十二月返錢塘，赴韻場驛。」據年譜所載，則守仁赴閩後，

重返錢塘，再起程赴龍場，恐無是理。且所記遇異人事，盡情荒誕，不足爲據。按守仁究取何道赴龍場，明史本傳所載不詳，毛奇齡則謂其徑赴龍場，而極詆年譜之妄。然守仁赴謫詩中有次武夷壁間韻之作，而長沙嶽麓及羅舊沅水諸驛，一一見之於詩。則行狀說他「由武夷至廣信，沅彭蠡，歷沅湘，至龍場」較爲可信。今從之。

⑩近人余重耀曰：「按黃久庵撰行狀，謂「先生始至龍場，無屋可居，發於叢棘間，遷於東峰，就石穴而居。夷俗於中土人至，必盡殺之；及卜於蠱神，不協，於是日來親附。以所居陰濕，乃相與伐木，爲何陋軒君子亭，寅賓堂，玩易窩，以居之。」夫夷人慕悅，正先生化民成俗之效，而乃託之夷卜以神其說，何其誣歟！」

⑪黔記：「蜀漢時，蠻火濟從諸葛武侯南征有功，封羅甸王，凡數十世，保有水西之地。」明時土司安氏，即其後也。清康熙三年（一六六四），安氏叛，討平之。後改爲州，屬貴州大定府，即今黔西縣。

⑫黔記：「宋開寶間，有真人宋景陽，奉詔平定羣蠻，因置大萬谷落總管府授之。其後子孫分長溪洞，自宋元迄明，所謂水東宋氏也。」大萬谷落總管府，即貴州舊貴陽府，在今龍里縣東北。

## 四 漳州剿匪

正德五年（一五一〇），守仁三十九歲，陞廬陵（今江西吉安縣）知縣。是年八月，劉瑾以謀反伏誅，守仁入覲，遷南京刑部四川清吏司主事。正德十一年（一五一六）八月，以南京鴻臚寺卿擢右僉都御史，巡撫南贛汀漳等府。

那時候，江西西南部和湖南廣東福建的交界處，盜匪橫行。謝志山據橫水（在今江西崇義縣東），藍廷鳳據左溪（在崇義縣境），鍾景據桶岡（在崇義縣東北，與湖南郴縣接界），池仲容據洑頭（在廣東和平縣西北，接江西界，有上中下三洑），都自稱爲王；和大庾匪首陳曰能、樂昌（今廣東樂昌縣）匪首高快馬、大帽山（在江西尋鄔縣南二百里，綿亙數百里，與廣東平遠興寧等縣接界）匪首詹師富等聯絡呼應，聲勢甚盛。朝廷命巡撫文森進剿，文森怕賊勢強盛，托疾避去。於是謝志山聯絡高快馬，進攻南康贛州（今

江西贛縣，主簿吳玘戰死。而大帽山匪也十分猖獗，有大舉入寇的企圖。

守仁於正德十二年（一五一七）正月十六日抵贛州。那時候，贛閩粵三省軍隊正會剿大帽山匪。匪軍初與官軍戰，不利，退保象湖山（在福建平和縣西北，與廣東大埔縣接界），依險據守。官軍進至蓮花石，與匪軍對壘。匪見形勢緊急，突圍而出，指揮官覃桓，縣丞紀鏞戰死。官軍受此挫折，擔任指揮的軍官便不敢再戰，會合呈報，主張暫時退守，請奏調狼兵。俟秋後再行進剿。守仁得報，大爲震怒，卽由贛州起程，親率諸軍，進屯長汀上杭等處，一面督令各軍官，密照方略，火速進剿，立功自贖，敢有支吾推調，定以軍法論處。各軍官依照守仁所指示的方略，揚言退兵，使匪軍防備鬆懈；一面會選精兵一千五百名當先，重兵四千二百名繼後，分作三路，俱於二月十九夜，銜枚直趨，三路並進，直搗象湖山，奪其隘口。匪軍既失險，復據上層峻壁，四面飛打，滾木礮石，以死拒敵。官軍奮勇鏖戰，自辰至午，呼聲震天，撼搖山谷，而會剿兵復從間

道鼓噪突登，匪軍大敗潰散。但匪首詹師富等潛入廣東交界的大山中，聚糧守險，勢猶強固，官軍乘勝追剿，分兵五路，連日攻打，指揮官王鏜等生擒匪首詹師富。到了三月下旬，廣東兵又破閩廣交界處匪巢，生擒匪首溫火燒等。這一次經守仁親自督剿的結果，竟把漳州一帶的土匪剿滅殆盡。①他於奏捷疏中很得意地說，

閩廣賊首詹師富、溫火燒等，恃險從逆，已將十年；黨惡聚徒，動以萬計；鼠狐得肆跳梁，蛇豕漸無紀極；劫剽焚驅，數郡遭其荼毒；轉輸征調，三省爲之騷然。臣等奉行誅剿，三月之內，遂克殲取渠魁，掃蕩巢穴；百姓解倒懸之苦，列郡獲再生之安。此非朝廷威德，廟堂成算，何以及此！

後來守仁奏請於河頭設平和縣，移河頭巡檢司於枋頭。那一帶地方竟從此平靖了。②

①年譜作「左」。按明史列傳及陽明全書給由疏均作「右」，年譜錯了。

●狼兵，明時廣西東蘭那地南丹歸順諸土司之兵也。其兵在海內爲尤悍，法以七人爲伍，每伍自相爲命，以首級爲上功。弘治以後，隸之於有司，遇警調用。以其性貪淫擄掠，調征經過之處，不許入城。見續通考。

●守仁剿漳州匪，明史所載甚簡略，毛奇齡王文成傳本則故爲誇張，年譜尤甚。毛傳云：「故事，凡寇發，必三省會剿，已勒爲令……至是漳報至，守仁不得已，乃移文三省，凡會剿兵使徑詣成所。不俟來會，而身率副使楊璋、遼進兵，遇賊長富村，與賊戰，賊敗，退保象湖山，追之，至蓮花石，對壘而軍。適會剿兵至，使之圍賊，而反以寬圍。遽潰圍出，突殺我指揮單桓（單桓係單桓之誤）及縣丞紀鏞去。守仁怒責失律者，而遣會剿兵以次日午時並入山。仍率前軍屯上杭。下令犒衆，姑俟秋期圖再舉。而賊稍弛備。及晚食訖，遽分兵三路，時月晦，乘晦銜枚入，直搗象湖山……自辰至午，各相持。然後會剿兵繼進，從間突上，賊大潰。乘勝追剿，斬賊首詹師富及溫大（即溫火燒）等，合七千餘級。」年譜云：「初，先生聞漳寇方熾，兼程至贛，即移文三省兵備，剋期起兵。自正月十六日蒞任，纔旬日即議進兵。兵次長富村，遇賊大戰，斬獲頗多；賊奔象湖山拒守，我兵追至蓮花石，與賊對壘。」按據守仁奏疏所稱，守仁於正月十六至贛州，官軍與匪戰於長富村，在正月

十八日，福建按察使胡璉呈有「誠恐賊衆我寡，乞添兵察應等語。」可知守仁時方坐鎮贛州，並未親臨前線也。且長富村之戰，距守仁到甯甫兩日，而毛傳謂守仁移文三省，令出兵會剿，又不待會剿兵到，已親臨前線督師；且賊軍甫敗，而會剿兵已到，無論守仁用兵如何神速，決無在到甯甫兩日內即布置妥貼，而親臨前線之理；且官府移文，動需時日，亦無兩日內閩粵之兵即已到達之理。又毛傳述長富村之戰，與破賊象湖山，文勢一氣呵成，一則曰「次日」，再則曰「及晚食訖」，一若官軍開始進攻至攻破賊巢僅數日間事，不知自正月十八日開始進剿，至二月十九日破賊於象湖山，爲時蓋有一月也。至年譜謂守仁於正月十六日蒞任，纔旬日即議進兵云云，尤爲矛盾。誠如年譜所云，守仁之議進兵，及兵次長富村，至早須在正月二十六日，則守仁奏報正月十八日長富村之戰，豈盡虛語耶？總之，守仁至贛州時，三省軍隊已開始會剿，其後匪衆突圍而出，官兵喪膽，遂有暫時退守，秋間再剿之議。守仁見情勢危急，始親率大軍，進駐上杭，指示方略，再行反攻，時已二月中旬矣。試一讀閩廣捷音疏，便可瞭然。作傳及年譜者，不於守仁奏疏中考察實在情形，而乃任意點染，盡情荒誕，欲表守仁戰功而反厚誣之，不亦令人齒冷乎！

②黃道周和縣王文成公碑云：「自平和設縣以來，百二十年，絃誦文物，著於郡治。」

## 五 贛南剿匪前的布置

漳匪雖平，而贛南匪勢尙熾，守仁便預備繼續進剿。但積年悍匪，進剿亦非易事，事前不得不有一番精密的布置。

守仁初到贛州，訪察民情，知道那裏的百姓有和匪徒暗通聲氣的，尤其是衙門裏的隸役，差不多做了匪徒的耳目，官府有所舉動，每被匪徒預先得知。是守仁先把一個最好猾的老隸嚴加訊問，那老隸知奸情敗露，不敢隱瞞，把過去的情形一一從實說出，守仁寬宥了他，命他去探聽匪中動靜。一面立十家牌法：編十家爲一牌，詳開各戶籍貫、姓名、年貌、職業，日輪一家，沿門按牌查察，一遇面生可疑之人，立刻報官，倘有隱蔽，事發十家連坐。這樣一來，百姓不敢藏匿匪徒，隸役也不敢和匪徒互通聲氣了。贛南地連四省，從前每遇盜匪猖獗，照例四省會奏，請調狼兵，往返經年，糜費逾萬，等到調兵到來，盜賊便退居深山，一俟軍隊開走，則又四出騷擾，因此屢失機宜，匪勢日盛。守仁知

道選練民兵，斷難收功，乃使四省兵備官從各屬拏手、打手、機快中挑選驍勇有膽力的，每縣多或十餘名，少或八九名，合計江西、福建兩兵備約各五六百名，廣東、湖廣（今湖南、湖北）兩兵備約各四五百名。除南贛兵備自行編選外，其餘四兵備官仍於每縣原額數內揀選可用的兵士，酌留三分之二，委該縣官統練，專以守城防隘爲事。所募精兵，專隨各兵備官駐劄，另行選官分隊統帶，認真教練。這樣一來，各縣屯戍的兵，可以護守防截，而兵備招募的兵，可以應變出奇。

但守仁還以爲巡撫權輕，無以令將士，便上疏請給旗牌，提督軍務，得便宜從事，使號令專一。朝廷准了他的請求，遂改提督南贛汀漳等處軍務，得便宜從事。於是着手改革兵制：將調習各兵，每二十五人編爲一伍，伍有小甲五十人爲一隊，隊有總甲二百人爲一哨，哨有長，有協哨二人；四百人爲一營，營有官，有參謀二人；一千二百人爲一陣，陣有偏將；二千四百人爲一軍，軍有

副將、偏將，臨時設置無定員。小甲於各伍之中選才力優者充之；總甲於小甲之中選才力優者充之；哨長於千百戶義官之中選材識優者充之。副將以下得遞相罰治，務使上下相維，大小相承，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編選既定，仍每五人給一牌，備列同伍二十五人姓名，使之連絡習熟，叫做「伍符」。每隊各置兩牌，編立字號，一付總甲，一藏本院，叫做「隊符」。每哨各置兩牌，編立字號，一付哨長，一藏本院，叫做「哨符」。每營各置兩牌，編立字號，一付營官，一藏本院，叫做「營符」。凡遇征調，發符比號而行，以防奸僞。

種種布置，既有頭緒，便準備大舉圍剿了。但事前又發出勸諭匪衆的文告，大意說，

……人情所共恥者，莫過於身被盜賊之名；人心之所共憤者，莫過於身遭劫掠之苦。今使有人罵爾等爲盜，爾必怫然而怒；……使人焚爾室廬，劫爾財貨，掠爾妻女，爾必懷恨切骨，寧死必報。爾等以是加人，人

其有不怨者乎？人同此心，爾寧獨不知，乃必欲爲此，其間想亦有不得已者：或是爲官府所迫，或是爲大戶所侵，一時錯起念頭，誤入其中，後遂不敢出。此等苦情，亦甚可憫。然亦皆由爾等悔悟不切……爾等好自思量，若能聽吾言，改行從善，吾卽視爾爲良民，撫爾如赤子，更不追咎爾等既往之罪……爾等若習性已成，難更改動，亦由爾等任意爲之。我南調兩廣之狼達，西調湖南之土兵，親率大軍，圍爾巢穴；一年不盡，至於兩年，兩年不盡，至於三年。爾之財力有限，吾之兵糧無窮；縱爾等皆爲有翼之虎，諒亦不能逃於天地之外……嗚呼！民吾同胞，爾等皆吾赤子，吾終不能撫恤爾等，而至於殺爾。痛哉！痛哉！……

●按守仁創行十家牌法及募練民兵事，毛傳本與年譜皆載在平濠匪之前。不知守仁蒞贛視事在正德十二年正月十六日，甫二日而象湖山官軍失利之耗卽至，守仁倉皇率大軍東趨上杭，安有在贛州從容設施之餘暇耶？大約守仁此種設施早已成竹在胸，而見之實行則當在平

漳匪之後矣。

六 贛南剿匪的成功

正德十二年七月，守仁進兵攻大庾匪，副將楊璋等生擒大庾匪首陳曰能，餘匪潰散。

大庾匪既平，守仁便召開軍事會議，討論進剿橫水左溪及桶岡匪的方略。討論結果，以爲橫水左溪桶岡諸匪，爲患相同而情形各異：就湖廣的地位而論，則桶岡諸巢實爲匪之咽喉；若以江西的地位而論，則橫水左溪諸巢實爲匪之腹心，而桶岡諸巢爲之羽翼。若不先去橫水左溪的腹心之患，而欲與湖廣夾攻桶岡，勢必不利。不如先進兵攻橫水左溪，橫水左溪既破，再移兵以攻桶岡，則破竹之勢已成，匪必不能抵抗了。於是決意先攻橫水左溪。遣都指揮許清，領兵千餘，從南康縣所溪進攻；贛州知府邢珣，領兵千餘，從上猶縣石

人坑進攻；知縣王天與領兵千餘，從上猶縣白面進攻；都在橫水相會，使守備指揮鄭文，領兵千餘，從大庾縣義安進攻；汀州知府唐淳，率兵千餘，從大庾縣聶都進攻；南安知府季斲，領兵千餘，從大庾縣穩下進攻；南康縣丞舒富，領兵千餘，從上猶縣金坑進攻；都在左溪相會。又命吉安知府伍文定，程鄉知縣張，候大軍齊集，即從上猶南康分路進攻，以阻遏敗匪的逃竄。守仁親領兵千餘，從南康進屯至坪，以期直搗橫水，和諸軍相會。而使兵備副使楊璋分守左。參議黃宏，監督各營官兵，往來給餉。分布既定，乃於十月初七夜，各哨一齊發動。守仁兵進屯至坪，乘夜前進，至離橫水三十里地方安營。遂於夜間抽調善登山的鄉兵四百名，每人各執紅旗，帶銃礮，從小路攀崖懸壁而上，埋伏在近匪巢的山頂上，窺探下面匪兵的動靜；等到匪兵和官軍接觸，便在山頂遍插紅旗，發礮助威。又預派指揮謝昶，馮廷瑞從小路進抄後方，俟匪傾巢而出的時候，便在後面放起火來。於是官兵開始從正面進攻。匪兵據險迎敵，接觸未

久，忽聽得山頂礮發，回頭一看，遍山插滿了紅旗，以爲官兵已經把他們的巢穴攻破了，遂棄險後退；而謝昶已把匪巢焚毀，匪進退失據，大敗奔潰，遂破長龍等五寨及橫水大寨。而邢瑜王天與等亦連破磨刀坑等匪巢，都來橫水相會。唐淳鄭文等連破羊牯腦等匪巢，都來左溪相會。守巡各官，亦隨後帶隊來到。乃於大霧中，令各營都分兵爲奇正二哨：一前攻，一後拒，用土人爲導，進剿未攻下的匪巢。最後伍文定張戩亦率後備兵連破數巢，與大兵會合。計自十月初七出兵，至十月二十七日，橫水左溪的匪巢完全攻破，擒斬匪首謝志山等及從賊二千一百餘級，俘賊二千三百餘人，散歸者無算。

橫水左溪匪既平，遂乘勝進攻桶岡匪。守仁以爲桶岡天險，四面青壁萬仞，中盤百餘里，連峯參天，深林絕谷，不見日月；中所產旱穀薯蕷之類，儘夠自給；從前曾經圍剿，坐攻數月，毫無成績。又據任嚮導的人說，桶岡進路有鎖匙，龍葫蘆洞茶坑十八磊新地五處，然皆絕險，匪但使數人於山頂坐發鑼石，便

可使官兵無法進攻。惟上章一路稍平，然深入湖廣，迂迴取道，非半月不能到達。且橫水左溪的餘匪，都已逃入桶岡，必出死力作最後的有力的抵抗。若乘全勝之鋒，兼三日之程，長驅百餘里而與匪爭勝負，正合着古語所謂「強弩之末，勢不能穿魯縞。」不如移屯近地，休兵養銳，先派人入山招撫。如匪徒怕官兵聲威，情願降服最好；否則趁他們猶豫未決的時候，突然派兵襲擊，正合着兵法所說的「出其不意，攻其無備。」必可取勝。計劃既定，便派向和桶岡匪交通而現在已降服的所謂「戴罪義官」李正巖等入山，招撫匪徒，命他們於次日會於鎖匙籠，聽候改編。匪徒見官兵勢盛，大有出降之意，但從橫水左溪逃去的匪徒卻堅決反對，因此猶豫未定。而守仁即於次日派舒富率領數百人，到鎖匙籠催促匪衆出降；一面派邢珣率兵入茶坑，伍文定率兵入西山界，唐淳率兵入十八磊，張戢率兵入葫蘆洞，俱冒雨前進。匪首藍廷鳳、鍾景等方出鎖匙籠候命，忽聞官軍已入險，急奔返內隘，據水而陣。諸將各麾兵渡水，

匪兵潰亂，將再從鎖匙籠出，而舒富王天與從籠口入，匪兵乃盡逃入十八磊，又被官軍迎頭痛擊。時已日暮，官軍扼守險要。明日，諸軍並進，匪兵大敗，遂破桶岡大寨，及梅伏烏池等二十五寨。而湖廣會剿的兵亦已開到，守仁命他們散剿未破的匪巢，又攻下上中下新地等十餘寨。匪遁入雞湖，穩下朱雀坑魚黃諸寨，又被官兵攻破。於是匪首藍廷鳳、鍾景等面縛請降，諸匪棄械滿山谷，桶岡匪完全剿平。計守仁於十月二十八日進兵桶岡，至十二月上旬，未及兩月，連破匪巢八十四，擒斬匪首五十六，并從匪合三千五百餘級，俘獲無算。守仁上疏報捷。不久，又上疏請於橫水等處建城，設崇義縣以統治之。

桶岡既破，遂準備進討涑頭匪。當守仁剿平詹師富的時候，龍川（今廣東龍川縣）匪盧珂、鄭志高、陳英等都來投降。及征橫水，涑頭匪將黃金巢亦帶五百人來歸附。而涑頭匪首池仲容卻意存觀望，不肯投降。橫水之役，黃金巢作戰頗得力，池仲容怕黃金巢一朝立功，將引官軍來攻他的巢穴，因趁守

仁用兵桶岡時，派其弟仲安帶領二百多匪兵，來投守仁軍中，聲稱情願隨軍效力。守仁雖收受他，但總覺得有點不可靠，所以在進剿的時候，有意把仲安抑置後隊，不使他去爭奪險要。桶岡既破，池仲容見仲安部衆被抑置後隊，不會立功，心裏更加恐慌，便大修戰備，預備官兵來時，作一次頑強的抵抗。守仁也派人前往，賞賜泖頭各酋長牛酒，藉此觀察動靜。池仲容知道隱瞞不過，便對來使託辭說，盧珂鄭志高等都是他的世讎，怕他們來掩襲，所以嚴修戰備，並不敢抵抗官軍。使者回報，守仁故意裝作發怒的樣子說，「泖頭和龍川都已歸順朝廷，大家應該和睦，現在盧珂竟敢爲了私讎，想掩襲泖頭，這還了得，非把他們懲戒不可。」立刻傳檄龍川，澈查真相，一面傳令伐木開道，將回兵從泖頭取道往剿。但池仲容又怕守仁用假途滅虢之計，便派人來軍門叩謝，並說他能相機防堵，無勞官兵往剿。這是十二月上旬的事。

十二月望，守仁回師至南康，盧珂鄭志高等各來告變，說池仲容等僭號

設官，今已點集兵衆，號召遠近各巢賊首，授以總兵都督等僞官，使候三省夾攻之兵一到，卽同時並舉；又把仲容授給盧珂等的「金龍霸王」的印信文書一紙，粘狀作證。守仁見盧珂等來，裝作憤怒的樣子，說：「你們擅兵仇殺投招之人，罪已當死，今又造此不根之言，乘機誣告，該當何罪！且池仲容已派他的弟弟領兵報效，誠心向化，那裏有謀反的道理！」便喝令把盧珂等杖責一頓，關在牢裏。而暗中卻派人對盧珂說明用意，並命盧珂派人回去整頓部隊，聽候調遣。二十日，守仁回至贛州，下令城中：「今南安賊巢皆已掃蕩，而涇頭新民又皆誠心歸化，地方自此可以無虞，民久勞苦，亦宜暫休爲樂。」於是張燈作樂，大享將士；令兵士解甲歸農，示不復用；又使池仲安領兵回去，幫助他哥哥防守山寨。一面派人帶了牛酒金帛，慰勞仲容，且勸他親自來謝。閏十二月二十三日，池仲容居然帶了四十多匪隊，來見守仁。守仁設宴款待，留住仲容在贛州；一面把盧珂釋放回家，命他整頓隊伍，候令圍攻涇頭。十三年正月

初三日，守仁又設晏款待仲容，預伏甲士，把仲容及其黨羽悉數逮捕，出盧珂等所告狀，訊問一過，一并正法。●初七日，守仁親率帳下官兵，從龍南縣冷水坑，直搗下泷大巢，而令各哨分路同時並進，會於三泷。先後攻破三泷大小匪巢共三十餘，擒斬首從匪二千餘級。餘匪西奔九連山。九連山橫亙數百里，陡絕不可攻，據險而守的匪尚有千餘人。守仁選壯丁七百人，穿了匪軍的衣服，在山下作逃奔的樣子，匪衆誤認爲自己人，招之上山，官軍進攻，內外合擊，遂悉數被擒。惟餘匪張仲全等二百餘人聚於九連谷口，痛哭請降，守仁派員往驗，把他們安插在白沙地方。計自正月初七出兵，至三月初八日止，爲時剛兩月，騷擾三省的泷頭積匪，完全剿平。乃奏請於下泷設立和平縣，置戍而歸。其他如樂昌匪高快馬等，均先後被官兵所擒殺。

當贛南匪勢大盛時，朝廷發廣東湖廣兵會剿。桶岡匪平，湖廣兵才開到；直到泷頭匪平，廣東尙未出兵。侵擾四省，盤據多年的積匪，守仁於一年內完

全剿平。乃以平匪功陞右副都御史，廕一子錦衣衛，世襲百戶，再進副千戶。

守仁在贛，雖忙於剿匪，而不廢講學。在平澗頭匪的那一年，刻古本大學及朱子晚年定論古本大學是他不滿意朱熹的大學章句而特地刊印的；朱子晚年定論是爲緩和反對派的攻擊而刊印的。同時他在贛州興立「社學」，舉行鄉約，鄙野的風氣爲之一變云。

●守仁誘殺池仲容等事，明史本傳載之，錢德洪年譜亦言之，即毛氏傳本亦言守仁盡斬仲容等，惟守仁泐頭捷音疏則但云寅仲容等於獄，不言盡殺之。豈守仁於誘殺降匪，心有未安，故於奏捷疏中諱言之歟？又年譜謂守仁於殺仲容之日，不食大嘔吐。夫殺一匪首而至於不食嘔吐，則守仁撫心自問，必有所負疚者矣。

●明創社學本以教民間子弟。洪武七年（一三七四）始詔天下立社學。弘治十七年（一五〇四）令府州縣各立社學，民間幼童十五以下遣入讀書。

## 七 宸濠變叛的平定

正德十四年（一五一九）守仁四十八歲。是年夏，福州三衛●軍人進貴等脅衆謀反，守仁奉命前往查辦，行至豐城就得到寧王朱宸濠造反的消息。

朱宸濠是武宗的叔父。明太祖封其第十七子朱權於大寧（今熱河省平泉赤峯朝陽等地），稱寧王，便是宸濠的五世祖。朱權幫助燕王（明成祖）奪取皇位有功，改封南昌。朱權死後，他這一宗世世想起來奪取皇位。到了宸濠，見武宗荒嬉無度，朝政紊亂，更蠢蠢欲動。御史蕭淮，撫取他圖謀不軌的事實，據以上奏，呈請先解散他的護衛兵士。宸濠得到這箇消息，便先發制人，起兵造反。守仁在豐城，聞變趕回吉安。宸濠派兵追守仁，偶遇北風大作，船行甚速；守仁又張設疑計，追兵不敢逼近。●到了吉安，就督同知府伍文定等，調集軍糧，號召義勇，整理兵器，修治船隻；一面約集該府鄉官，共商進攻計劃。時宸濠傳檄遠近，聲言先取南京，進攻首都。守仁以爲寧王軍隊倘從長江順流東下，則南都不可保；必須想方法把宸濠的大軍留住南昌十多天，然後調兵牽

制，待各方援兵到來，已成了夾攻之勢，事情便容易辦了。他就多派間諜，造了許多文書，假說奉朝廷密旨：「命都督許泰、邵永將邊兵，都督劉暉、桂勇將京兵，各四萬，水陸並進；南贛王、守仁、湖廣、秦金、兩廣、楊旦，各率所部合十六萬，直擣南昌。所至有司缺供者，以軍法論。」又寫了一封信，給宸濠的羽黨李士實、劉養正，說奉朝廷密旨，叫他們勸宸濠早日出兵東下，把這信封進蠟丸內，放在間諜的身邊。宸濠捉得間諜，搜出那些文書及蠟丸中的信，本已懷疑；和李士實、劉養正等商量，他們又勸宸濠早日出兵攻南京，使他愈加懷疑，便逗遛省城，不敢出兵。等了十多天，不見大兵到來，纔知道中計，決定即日出兵東下。但那時候守仁調兵遣將，布置已妥，野心勃勃的寧王，已不能挽回他的悲慘的結局了。

七月初一日，宸濠親率六萬大軍，號稱十萬，出鄱陽；而留少數出守江西省城。宸濠已破九江、南康，出大江，進逼安慶。安慶知府張文錦都指揮楊銳等

閉城固守，急攻不能下。守仁聞南昌兵少，日夜發緊急兵書，約各路援軍於十五日會於臨江（治今清江縣）之樟樹鎮。於是守仁督同知府伍文定、通判談儲、推官王暉等從吉安到樟樹，而臨江知府戴德孺、袁州（治今宜春縣）知府徐璉、贛州知府邢珣都指揮余恩、瑞州（治今高安縣）通判胡堯元、童琦、撫州（治今臨川縣）通判鄒琥、新淦知縣李美、泰和知縣李楫、萬安知縣王冕、寧都知縣王天與，各領兵來會，合八萬人，號稱三十萬。有人主張先救安慶。守仁說：「現在九江、南康已被宸濠占領，倘我軍越過南昌，和他在江上相持，則南昌兵在我後，我們背腹受敵。不如直搗南昌，南昌守兵少，一攻即破，南昌破，宸濠必回兵來救，我軍迎擊之於鄱陽湖中，那一定可以戰勝的。」大家以爲守仁的話不錯，乃分兵爲十二哨，每哨三千人。十八日，軍隊到達豐城。以伍文定爲前鋒，直趨南昌，進攻廣潤等七門。別派奉新、知縣劉守緒擊破城外新舊墳廠的伏兵。明日夜半，伍文定軍到廣潤門，守兵聞城外伏兵已破，先自驚

駭，見官兵到來，不敢抗抵，四散逃走。其他各哨，分攻順化等門，兵士梯垣登城，呼聲動地，守兵都無心抵抗。二十日黎明，南昌城破。兵士在城中放火劫掠，守仁殺犯令者十餘人，出示安民，人心始定。

宸濠聞南昌失守，急引兵還救。有人勸守仁堅壁固守，守仁不聽。遣伍文定、邢珣、徐璉、戴德孺合領精兵五百，分道並進，擊其不意。又遣余恩領兵四百，往來湖上，以誘致敵兵。遣撫州知府陳槐及胡堯元等各領兵百餘，四面張疑設伏，候伍文定等和敵兵接觸，便四起響應。分布既定，守仁乃分遣各隊，乘夜前進，使伍文定以正兵當其前，余恩繼其後，邢珣引兵繞出敵背，徐璉、戴德孺作左右翼以分其勢。二十四日，兩軍相遇於黃家渡。敵兵勢盛，守仁領前軍，略一接觸，便故意小退，敵兵乘勢前進，首尾失其聯絡，邢珣繞出敵背，伍文定、余恩回兵前後夾擊，敵兵散亂，且戰且退。徐璉、戴德孺乘勢左右夾攻，四面伏兵亦呼譟並進，敵兵大敗，退保八字腦（亦稱八字腦，在鄱陽縣西鄱江南岸）。

對江卽雙港鎮。宸濠聞前軍敗，身自激勵將士，一面使人盡發九江南康守城之兵以作補充。守仁以爲九江不破，則湖兵終不敢越九江以救我，南康不復，則我兵亦不能踰南康以躡敵，便遣陳槐領兵四百，合饒州知府林城之兵，乘間攻九江；曾璉領兵四百，合廣信知府周朝佐之兵，乘間取南康。二十五日，又與敵軍大戰，時北風大發，進戰不利，前軍稍卻，守仁斬首先退卻者。伍文定等立於銃礮之間，礮發，火燎其鬚，兀立不稍動，兵士都作殊死鬥，軍勢大振。敵軍又敗，退保樵舍（在新建縣西北六十里）。宸濠盡把他所有的金銀賞給將士，聯舟作方陣，隔江而軍，預備作最後的掙扎。明天早上，宸濠方召集部下，計議方略，而官兵已出其不意的到來。那天，風勢轉向，官兵用小船載引火物，乘風縱火，宸濠的副舟被焚，其妃婁氏以下都投水死。宸濠的坐船擱淺不能開行，很倉皇地避入他舟而逃，被王冕的部隊所追及。自宸濠以下，僞太子及僞丞相李士實、僞元帥劉養正等五十餘人，都被生擒。斬獲僞官吏士卒三千。

餘級。其宮妃及士卒的溺死者，更無從計算。所棄衣甲械杖，漂浮十餘里。南康九江亦先後被官軍收復。宸濠自起兵至敗亡，僅三十五天。守仁在報捷疏中說，

臣以孱弱多病之質，才不逮於凡庸，知每失之迂繆，當茲大變，輒敢冒非其任，以行旅百數之卒，起事於顛沛危疑之中，旬月之間，遂能克復堅城，俘擒元惡，以萬餘烏合之兵，而破強寇十萬之衆，是固上天之陰騭，宗社之默佑，陛下之威靈，而廟廊謀議諸臣，消禍於將萌，而預爲之處，見幾於未動，而潛爲之制，改臣提督，使得扼制上流，而凜然有虎豹在山之威，申明律例，使人自爲戰，而翕然有臂指相使之形，勅臣以下時策應，不限於地，而隱然有常山首尾之勢。故臣得以不俟詔旨之下，而調集數郡之兵，數郡之民，亦不待詔旨之督，而自有以赴國家之難，長驅越境，直搗窮追，不以非任爲嫌，是乃伏至險於無形之中，藏不測

於常制之外。人徒見嬖奚之多獲，而不知王良之善御，有以致之也。

雖似乎功成不居，但躊躇滿志的神情，已充滿於字裏行間了。

當宸濠叛變的消息傳到京師，朝中大臣都非常驚恐，獨兵部尚書王瓊很自信地說，「王伯安居南昌上游，一定會把宸濠擒住的。」但武宗聽信了太監張忠等的話，居然御駕親征，自稱威武大將軍，率京邊驍卒數萬南下；命安邊伯許泰爲副將軍，偕提督軍務太監張忠、平賊將軍左都督劉暉，將京軍數千，泝江而上；嬖臣江彬與太監張永並參贊機密軍務。大軍至良鄉，而守仁報捷的奏章已到。但那些臣下們藉口元兇雖擒，餘黨未盡，一定要武宗南下。一面先派張忠趕赴南昌，點收俘虜，並密傳諭旨，教守仁把宸濠置在鄱陽湖中，待皇帝親來擒拿。守仁趁張忠等未到，親解宸濠出南昌，將至御前獻俘。張忠許泰用威武大將軍的檄，攔阻守仁於廣信，要他交出俘虜。守仁不聽，問道：由玉山至錢唐（今浙江杭縣），碰到太監張永。張永是一個安本分識大體

的人，守仁知道他可以講話，便於夜間親去見他，對他說：「江西被匪騷擾了三十年，現在又經大亂，民窮財盡，再經不起大軍壓境了。」張永說：「你的意思，我都知道。但現在皇帝被一班小人包圍，待我慢慢的見機行事。」守仁便把宸濠交付張永，自己稱病住在西湖淨慈寺，一時不打算回江西。後聞武宗已到淮揚，他便到京口（今江蘇丹徒縣）將逕赴行在，面奏一切。大學士楊一清極力勸他不要去，同時他也已奉到兼巡撫江西的諭旨，便從湖口回南昌。

守仁回南昌，張忠、許泰已先至。他們恨守仁把宸濠交給張永，便故意放縱京軍，教他們對守仁做出種種無理的舉動，甚至呼名嫚罵。但守仁一點也不露出動怒的樣子，待那些京軍和自己的軍隊一樣，病了給他們藥，死了給他們棺木，在路上偶見京軍有喪葬等事，必停車慰問，徘徊嘆息。那些京軍很感動，以為王都堂這樣厚待我們，我們那裏可以對他無禮。張忠、許泰又嘗質問守仁：「寧府的積蓄很多，現在到那裏去了？」守仁的回答很巧妙，他說：

「從前宸濠把大量的金帛送給京裏的要人，約他們做內應，現在有證據可查。」張忠許泰受過宸濠的金帛，聽了這話，便不敢再追問下去。他們又以爲守仁是文士，騎馬射箭一定不會的，便約日請守仁比射，守仁一口應許了。到了那天，許多京軍都在場參觀，守仁上馬彎弓，三發三中，京軍都拍手叫好，張忠許泰不覺爲之氣沮。那時候已近冬至，守仁傳令，命市民在冬至那天都要到坟上去祭哭。時市民新遭戰禍，哭聲震野，京軍聽了，沒一個不流下淚來，大家想回故鄉。張忠許泰見軍心有點動搖，不敢久留，只得班師。時武宗尙留南都，張忠等既班師，便在武宗面前說守仁許多壞話，一面又僞稱皇帝諭旨，召守仁來南京。但守仁預先得到張永的密函，所以兩次奉召都不到。張忠等便又在武宗面前說守仁遲早必反。并且說，「倘陛下不信，可用聖旨召他，他心虛，一定不敢來的。」武宗便召守仁來京。但這一次守仁竟奉召卽至，張忠沒有辦法，只好阻止他不許見皇帝的面。守仁憤極了，就換了服裝，走入九華山。

天天在佛寺裏打坐。武宗知道了，便說：「王守仁是一個學道的人，奉召就來，怎的會造反呢！」即日命守仁還鎮，并且教他再上一捷音疏。守仁奉旨回南昌，又遵旨更上一捷音疏，大意是說奉威武大將軍方略，討平叛亂，並把張忠等連紱在內，說他們都從征有功。於是反對他的人才無話可說。明史本傳說：「當是時，讒邪構煽，禍變叵測，微守仁東南事幾殆。」

●明太祖定制，於天下要害之地設立衛所，分駐防軍。福州三衛，即福州中衛、福州左衛、福州右衛也。

●黃綰陽明先生行狀云：「公度單旅倉卒，兵力未集，難即勤王，亟欲返吉安。南風方盛，舟人聞宸濠發千人來劫，公畏不敢發，乃以逆流無風爲辭。公密禱於舟中，誓死報國。無何，北風大作，舟人猶不肯行，拔劍截其耳，遂發舟。」又言寧王兵追守仁急，守仁藏匿漁舟得脫。按守仁報寧王謀，反疏明言「偶遇北風大作，臣亦張疑設計，頓舟安行，兵不敢逼，幸而獲免」云云。作行狀者欲寫守仁忠義動天，故神其說，殊屬無謂。且寧王之追兵未至，舟人何得先知拔劍截舟人耳，抑何強暴？又守仁自言「安舟徐行，兵不得逼」，而行狀乃故作危辭，謂守仁藏匿漁舟。凡此，皆可見守仁門弟子記其師之言行，類多誇飾，不能盡信也。

◎按官軍入南昌，頗焚掠，明史本傳並不爲之諱飾。守仁在江西捷音疏中謂「寧王宮中眷屬，聞變縱火自焚，延及居民房屋」云云，是乃守仁懼朝中反對黨有所藉口，不得不飾辭自解耳。而王世貞毛奇齡輩乃爲守仁辨護，一若目睹當時官軍入城，雞犬不驚者。其實守仁在漳州及贛南剿匪時，破一匪巢，必燒燬民房若干，一皆見之於奏疏，破南昌時又豈能例外！夫官軍豈必愈於匪軍耶？

#### 八 家居講學與「天泉證道」

正德十六年（一五二一），守仁五十歲，距平宸濠之亂，屈指已經三年了。是年三月，武宗崩，世宗卽位。世宗知道守仁才堪大用，特地召他進京。守仁奉旨，卽刻起程，但不幸又被朝中大臣所阻撓，只陞他爲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守仁不赴任，上疏請准他歸省老父。以後他就住在越中。十二月，有詔封守仁爲新建伯，特進光祿大夫柱國，還兼南京兵部尚書，照舊參贊機務，歲支祿米一千石。然而沒有賜他鐵券，歲祿亦有名無實。明年，他父親病故，丁憂在

家，屢上疏辭去自己的封爵，并詳敘跟他平宸濠諸同袍的功勞，請朝廷論功行賞，但沒有什麼結果。

守仁於五十歲那年，開始揭出「致良知」之教。到那時候他爲學的三大綱領（心即理說，知行合一說，致良知說）已經具備。他幾年來閒居越中，沒有政務的紛擾，正好專心講學，因此門弟子也一天多似一天。他嘗說：「會稽素號山水之區，深林長谷，信步皆是，寒暑晦明，無時不宜，良朋四集，道義日新，天地之間，寧復有樂於此者。」他講學的場所，一處是稽山書院，一處是龍泉寺的中天閣。而天泉橋的一次盛宴，一次話別，最值得後人系念。

嘉靖三年（一五二四）的中秋節，月明如晝，守仁命侍者設席於碧霞池上，請一百多個門弟子飲酒賞月。守仁平日對門弟子除講學以外，陶冶性情的正當娛樂如投壺、唱歌之類，是竭力提倡的。那天晚上，大家有點微醺了，便唱起歌來，守仁欣然微笑。過了一會，見那些門弟子，有在那裏投壺的，有聚

算的，有擊鼓的，有泛舟的，大家興高采烈，他一時興發，提筆賦詩云，

萬里中秋月正晴，四山雲靄忽然生。須臾渴霧隨風散，依舊青天此月明。肯信良知原不昧，從他物外定能撻。老夫今夜狂歌發，化作鈞天滿太清。

處處中秋此月明，不知何處亦羣英。須憐絕學經千載，莫負男兒過一生。影響尙疑朱仲晦，支離休作鄭康成。鏗然含瑟春風裏，點也雖狂得我情。

「鏗然含瑟春風裏，點也雖狂得我情。」怕孔子當時還沒有他那種暢然自適的境界哩。

第二次在嘉靖六年（一五二七）守仁奉命征思田（詳下節），將出發的時候，他的門弟子錢德洪、王畿因論學意見不合，請他指正。他那時候肺病已很厲害，又將遠征，自己知道這一去也許將和故鄉長別，不能再來這裏

講學了，因此對於他們的誠心請教，非常欣悅。時候是重陽節前一天的晚上，德洪汝中二人侍坐於天泉橋上，都靜默着等他指教。

問題是這樣的：錢德洪和王畿論學，王畿舉出守仁的四句教——

無善無惡心之體，

有善有惡意之動，

知善知惡是良知，

爲善去惡是格物。

以爲這恐怕不是究竟的話頭：若說心體無善無惡，那麼「意」「知」「物」也應該是無善無惡的了。若說意有善惡，則心的本體畢竟還有善惡在。錢德洪則以爲：心體本無善惡，但人的意念上卻分明有善惡在，所以要用功夫去恢復心的本體。倘心和意都無善惡，則我們也不必做「致良知」的功夫了。二人因這樣意見上的不同，便來請教守仁。

於是守仁說，「我現在快要遠行了，正要你們來講破這箇道理。二君之見，正好相資爲用，不可各執一邊。我這裏接人，原有此二種：利根之人，一悟本體，即是功夫，人已內外一齊俱透了；其次不免有習心在，本體受蔽，故且教在意念上實落爲善去惡，功夫熟後，渣滓去得淨時，本體亦明淨了。汝中（王畿字）之見，是我這裏接利根的人。德洪之見，是我這裏爲其次立法的。二君相取爲用，則中人上下皆可引入於道；若各執一邊，眼前便有失人，便於道體各有未盡。」停了一會，他又鄭重地說，「以後與朋友講學，切不可失了我的宗旨：無善無惡是心之體，有善有惡是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只依我這話頭隨人指點，自沒病痛。此原是徹上徹下功夫！利根之人，世亦難遇；本體功夫一悟盡透，此顏子明道（即程顥）所不敢承當，豈可輕易望人！人有習心，不教他在良知上實用爲善去惡功夫，只是懸空想箇本體，一切事俱不着實，不過養成一箇虛寂；此箇病痛不是小小，不可不早說破。」二人

聽了這番解釋，各有開悟。這便是所謂「天泉證道」。<sup>①</sup>後人對於守仁的四句教，頗多非難，以為和他平日所講的學說矛盾，在下篇要略加解釋，這裏不再細說了。

●按守仁詩末兩句是引用論語先進篇「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章」的故事。

●記天泉問答者有三處：一見於傳習錄下，二見於年譜三，三見於王龍溪全集卷一天泉證道記。三處所記大同小異。上所引據傳習錄。後人如劉宗周黃宗羲等都不信「四句教」疑爲王畿所僞造。然天泉問答時錢德洪亦在側，此段採入傳習錄，經錢氏審定，有嘉靖丙辰（一五六六）跋語，倘非師門遺說，德洪何以不刪去。

### 九 廣西苗亂的平定

從前兩廣雲貴一帶漢苗雜處。明初思恩（今廣西武鳴縣一帶）田州（今廣西省百色恩隆恩陽一帶）及八寨（思吉周安古卯古蓬古鉢都者羅黑利丁號八寨，在今廣西上林縣北）的苗獠，犄角屯聚，最爲凶猛。正德中思

思土酋岑濬，與田州土酋岑猛自相攻殺。都御史潘蕃用兵誅岑濬，不立其子（那裏的土官都世襲，照例父死子繼）改設流官以統治之。其後總督姚鏜奉旨征討岑猛，父子都被官兵所殺。姚鏜想殺盡岑氏子孫，改土歸流。那裏的土司大爲不平，岑氏舊屬盧蘇王受遂勾結苗民聚衆作亂，攻陷思恩。姚鏜調四省軍隊圍攻，毫無成效。嘉靖六年，朝廷命守仁以原官兼左都御史總督兩廣兼巡撫，往征思田。守仁受了朝命，即着手調查思田亂事的真相，遂上疏陳說用兵之非，主張招撫。更反對改土歸流的辦法。他以爲：思恩未設流官時，土酋每年出兵三千，聽官府調用；既設流官，我方反要派兵數千防守；可見流官之設，沒有什麼益處的。且田州地隣交趾，深山絕谷，都被苗獠盤據，必仍設土官，方可借他們的兵力作中土屏蔽；若殺盡其人，改土爲流，則藩籬既撤，一遇邊警，恐少數戍兵不能抵抗。世宗把他的奏章交兵部審查，被尙書王時中大加指摘，遂命守仁更議辦法。十二月，守仁至潯州（治今廣西桂平縣）會

同巡按御史石金定計招撫。先把軍隊遣散，酌留湖兵數千。盧蘇王受本願受官方招安的，只因前任各官都主張痛剿，不得已聚衆抗拒。他們初聞守仁來，非常驚恐，及見守仁把軍隊遣散，知道是誠意招撫，便非常高興。守仁到南寧（今廣西省城）盧蘇王受便派人請降。守仁命他們親投軍門，聽候發付。二人心中不免恐懼，私下計議道：「王公向多詭計，恐怕又要誘殺我們哩。」因此，二人帶了部隊來見守仁，以防意外。守仁把朝廷招撫的旨意，曉諭一番，便命左右把二人各責軍棍一百，而饒赦了他們的死罪。守仁對他們說：「今日所以赦爾一死，是朝廷好生之仁，所以杖爾一百，是官府執法之義。」即日親到盧王各營安撫餘衆，計受招撫者萬七千餘人。於是上疏朝廷，詳陳用兵十害，招撫十善，因請復設土官。量割田州地別立一州，以岑猛次子邦相爲吏目，署州事。俟有功擢知州；而於田州置十九巡檢司，以蘇受等任之。並受約束於流官知府。武宗對於他的奏請都准許了。

當守仁率湖兵三萬入廣西境時，父老們向他請願要用兵討平八寨斷藤峽的叛苗。斷藤峽上連八寨，下通仙臺花相諸洞蠻，盤亘三百餘里，附近漢人受他們的侵害已經幾十年了。守仁知道那些苗獠斷不能招撫的，所以他當時就允許了那裏的父老們的請求。現在招撫盧王的事情已辦妥了，他便着手準備進攻八寨斷藤峽。他故意命軍士們解甲休息，表示不再用兵。待苗獠防備鬆懈時，便出其不意的進兵攻擊，連破牛腸六寺等十餘寨。遂沿橫石江而下，攻克仙臺花相白石古陶羅鳳等處苗匪巢穴，令布政使林富帶了盧蘇王受的部隊直搗八寨，破石門，而遣副將沈希儀要擊逃匪。不滿一月，而八寨盡平。那時候是嘉靖七年七月。

世宗初得守仁報告招撫盧蘇王受的奏章，深爲嘉許，特派人奉璽書獎諭。但不久忽又得到守仁剿八寨匪勝利的報告，以爲守仁既不主張用兵於前，何以忽又進剿八寨匪苗，覺得守仁行事，未免有點妄自誇大，便用手詔徵

詢朝臣對守仁征撫叛苗的辦法有何意見。當時朝臣不滿意於守仁的很多，便有人說守仁征撫交失。因此，朝廷對這回出力的將士並沒有什麼賞賜。守仁的門人方獻夫、霍韜等很爲不平，特上疏替守仁辨誣，說：

諸獠爲患積年，初嘗用兵數萬，僅得一田州，旋復召寇。守仁片言馳諭，思田稽首。至八寨斷藤峽賊，阻深巖絕岡，國初以來未有輕議剿者，今守仁一舉蕩平，若拉枯朽。議者乃言守仁受命征思田，不受命征八寨。夫大夫出疆，有可以安國家利社稷，專之可也。况守仁固承諾得便宜從事者乎？守仁討平叛藩，忌者誣以初同賊謀；又誣以輦載金帛；當時大臣楊廷和、喬宇飾成其事，至今未白。夫忠如守仁，有功如守仁，一屈於江西，再屈於兩廣，臣恐勞臣灰心，將士解體，後此疆圉有事，誰復爲陛下任之。

但世宗看了這箇奏疏，只批「知道了」三字，並沒有下文。

●按守仁曾誘殺涇頭匪首池仲容，又營遣其門人冀元亨爲間諜，察得宸濠反狀，故盧蘇等以爲王公多詐，不敢逕至軍門。後之編年譜撰行狀者，恐後人以爲守仁誠信未孚，特諱言之。此據明史本傳。

◎明史本傳作七萬人。此據守仁奏疏。

◎明史作「流官」。按守仁既反對改土歸流於前，何以重請設流官於後？且疏請授予官職者如蘇受等皆爲土官，且有「並受約束於流官知府」之語，可知「流官」必係「土官」之誤。

◎按守仁門人陸澄上辯忠讒以定國是疏，謂當時誣陷守仁者約有六端：一謂宸濠私書有「守仁亦好」一語；二謂守仁曾遣冀元亨往見宸濠；三謂守仁亦因賀濠生辰而來；四謂守仁起兵，由於致仕都御史王懋中知府伍文定攀激；五謂守仁破城之時，縱兵焚掠，而殺人太多；六謂宸濠本無能爲，一知縣之力可擒，守仁之功不足多，而其捷本所陳，妝點過實。除上述六端外，更有誣守仁沒收宸濠私財以爲己有者。當時如楊廷和喬宇等都附和權臣，反對守仁。所以明史說，「讒邪搆煽，禍變叵測。」

◎按王文成公全書「世德紀」中載有霍韜一疏，意略如上而辭句不同，此據明史本傳。

## 十 身後悲哀榮

嘉靖七年十月，守仁病甚，上疏請辭職歸田，不及等候朝命，即動身還鄉。船經烏蠻灘（在廣西橫縣東六十里鬱江中，以險著名），舟子指灘上的神廟對他說：「這是伏波廟。」守仁從前曾夢謁伏波廟，題詩於壁，回想前事，愴然有感，賦詩云：

四十年前夢裏詩，此行天定豈人爲。徂征敢倚風雲陣，所過如同時雨師。尙喜遠人知向望，卻慚無術救瘡痍。從來勝算歸廊廟，恥說干戈定四夷。

樓船金鼓宿烏蠻，魚麗羣舟夜上灘。月遶旌旗千幟靜，風傳鈴木九溪寒。荒夷未必先聲服，神武由來不殺難。想見虞廷新氣象，兩階干羽五雲端。

十一月，踰梅嶺，至南安。上船的時候，他的門弟子南安推官周積來見，守仁起

坐，咳喘不已。周積問道體無恙，守仁說：「病勢危急，所未死者元氣耳。」舟行三日，至青龍鋪（在大庾縣東三十里，章江北岸，路通南康信豐兩縣），病勢已萬分危急，便召周積進艙，停了好一回，開目對周積說：「我去了！」周積問可有什麼遺言。他微笑說：「此心光明，還有什麼話呢！」說罷瞑目長逝。時嘉靖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當公元一五二八年十二月八日；守仁年五十七。當地百姓聞守仁死耗，都十分悲痛，甚至有穿了素服，攀住守仁的坐船而放聲大哭的。船過南昌，百姓號泣遮留，停了三天才得開行。靈柩運回故鄉時，門生故吏遠近迎送者，絡繹不絕。那年十二月，安葬於洪溪，墓地離越城三十里，蘭亭五里。

守仁死後，廷臣奏其擅離職守，世宗大怒，下廷臣議處。雖不會追奪他的官爵，但已奉旨停止世襲，連應得的卹典都沒有。直到穆宗隆慶元年（一五六七），廷臣都言守仁有功，詔贈新建侯，謚文成。明年，又下詔給守仁的子孫

世襲伯爵。不久，又有人上疏，請以守仁和薛瑄陳獻章同從祀文廟，但結果祇許薛瑄從祀。神宗萬曆十二年（一五八四），御史詹事講重申前請，大學士申時行等一致主張，神宗遂准所如請。明朝一代，從祀文廟的，止薛瑄陳獻章及守仁與胡居仁四人而已。

### 三 學說

#### 一 三大綱領與四句教

「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是「王學」的三大綱領。

心理合一之說，陸九淵已經講過，但沒有守仁那樣完善。他的心即理說，是從解釋大學引伸出來的。大學說，「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這幾句話教人以修養身心的方法，經朱熹特別表章後，更引起學者的注意。據朱熹說，這是古人爲學次第，

要一步一步的做去，而其中「誠意」「正心」「修身」是力行的功夫，「格物」「致知」是求知的工夫。他因為大學對於致知格物沒有明確的解釋，便又作一篇格致補傳，說道：「所謂『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卽物而窮理也。蓋人心之靈，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於理有未窮，故其知有不盡也。是以大學始教，必使學者卽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至於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焉，則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朱熹的話，顯然把「心」與「理」分而爲二，守仁卻不以爲然，他說：

朱子所謂「格物」云者，在卽物而窮其理也。卽物窮理，是就事事物物上求其所謂定理者也。是以吾心而求理於事事物物之中，析心與理而爲二矣。夫求理於事事物物者，如求孝之理於其親之謂也。求孝之理於其親，則孝之理其果在於吾之心耶？抑果在於親之身耶？假而

果在於親之身，則親沒之後，吾心遂無孝之理歟？見孺子之入井，必有惻隱之理……其或不可以從之於井歟？其或可以手而援之歟？是皆所謂理也。是果在於孺子之身歟？抑果出於吾心之良知歟？以是例之，萬事萬物之理莫不皆然，是可以知析心與理爲二之非矣……若鄙人所謂「致知格物」者，致吾心之良知於事事物物也。吾心之良知，卽所謂「天理」也。致吾心良知之天理於事事物物，則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致吾心之良知者，致知也；事事物物皆得其理者，格物也。是合心與理爲一者也。（答顧東橋）

他以爲事物之合理與否，其標準不在外的對境而在內的本心。因此他在「心卽理」的前提之下，又提出「知行合一」的口號。

朱熹認大學格物到正心修身是古人爲學次第，所以分出先後階段，把格物致知爲求「知」的工夫，而把誠意等爲力「行」的工夫。守仁以爲這

種先知後行的方法是錯誤的，而所以造成此錯誤者，是「外心以求理」的結果。他說，

夫物理不外於吾心。外吾心而求物理，無物理矣；遺物理而求吾心，吾心又何物耶？……外心以求理，此知行之所以二也。求理於吾心，此聖門知行合一之教。（答顧東橋）

他又在「心即理」的前提之下，得出如下的結論：

理一而已，以其理之凝聚而言則謂之「性」，以其凝聚之主宰而言則謂之「心」，以其主宰之發動而言則謂之「意」，以其發動之明覺而言則謂之「知」，以其明覺之感應而言則謂之「物」。故就物而言謂之「格」，就知而言謂之「致」，就意而言謂之「誠」，就心而言謂之「正」。正者正此也，誠者誠此也，致者致此也，格者格此也。

（答羅整菴）

他不承認「格」「致」「誠」「正」爲幾件事的次第，只認爲一件事裏面所包含的條件。換言之，「不是格完物纔去致知，致完知纔去誠意；倒是欲誠意須以致知爲條件，欲致知須以格物爲條件，正如欲求飽便須吃飯，欲吃飯便須拿筷子端碗，吃飯求飽，拿筷端碗，雖像有幾個名目，其實只是一件事，並無所謂次第，這便是知行合一。」

守仁對於「知行合一」四個字終身說之不厭，在全書裏時時可以見到。他曾根據大學把知行不能分開的道理對門人這樣解釋過：

大學指出個真知行與人看，說「如好好色，如惡惡臭。」見好色屬知，好好色屬行，只見那好色時已自好了，不是見了後又立心去好。聞惡臭屬知，惡惡臭屬行，只聞那惡臭時已自惡了，不是聞了後又立心去惡。如鼻塞人雖見惡臭在前，鼻中不曾聞得，便亦不甚惡，亦只是不曾知臭。（傳習錄）

這一段說明，深切著明極了。他認爲一種感覺發生時早已含有行爲的意義在裏面。那麼，我們信仰一種主義，同時就算這種主義的實行家了嗎？譬如我接受了一種革命的理論，在沒有參加革命的行動時，知行是不是合一的呢？守仁回答說，「知而不行只是不知。」爲什麼知而不行呢？守仁回答說，「被私欲隔斷，不是知行的本體了。」因此，他五十歲的那年，又提出「致良知」的口號。

「良知」二字見於孟子，孟子說，「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守仁把「良知」二字和大學「致知在格物」聯綴而成爲「致良知」。「致良知」正所以爲「知行合一」，內容完全一樣。他給陸元靜信說，

孟子云，「是非之心，知也，」「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卽所謂良知也。孰無良知乎？但不能致之耳。易謂「知至至之，」知至者知也，至之者

致知也。此知行之所以一也。近世格物致知之說，只一「知」字，尙未  
有下落。若「致」字工夫，全不會道着矣。此知行之所以二也。

這樣說來，則良知就是知，致良知就是知行合一。他所以提出「致良知」的  
口號者，取其意義格外明顯而已。

總之，「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三大綱領，是首尾聯貫的，  
有相互的關係的。總括說來，便是這樣：心的本體是純乎天理的。這純乎天理  
的本體，虛靈不昧，便是所謂「良知」。良知充塞流行，無感不通，無物不照，所  
以知行又是合一的。但這純乎天理的本體，有時會被「私欲」障礙，所以天  
理昧了，良知昏了，甚至沒有知行可言了。我們應該努力於去人欲，存天理，這  
便是「致良知」。致得良知精精明明，沒有一點私欲，那麼，本體一無障礙，而  
知行自然合一了。

守仁爲使學者便於記憶起見，曾把他的學說編成四句口訣——

無善無惡心之體，

有善有惡意之動，

知善知惡是良知，

爲善去惡是格物。

這四句便是有名的「四句教」。但會引起後人的非難。如黃宗義便以守仁常說「至善是心之本體」並沒有說過無善無惡是心體，若心體果無善無惡，則有善有惡之意從何而來？知善知惡之知又從何處來？爲善去惡之功又從何處起？其實「四句教」在守仁的一貫學說上並沒有什麼矛盾。我們倘根據「心即理」的前提加以解釋，便是這樣：天理的運行本來無善無惡，純任自然；它在不經意之中自然流行，無所希冀地化育萬物。人與天地萬物一體，純乎天理的心，自然無善惡可言（無善無惡心之體）。但純乎天理的心，有時要被「私欲」障礙；而私欲的起來，由於意念的發動（有善有惡意

之動。當意念動向私欲一邊的時候，良知還是在着，它是先天的能知善知惡（知善知惡是良知），只爲私欲障蔽，一時不能現起，惟有在意念動向善的時候纔一呈露，人若能於此時把握得住，便是格物的工夫（爲善去惡是格物），也就是致良知的工夫。所以四句教法，主要處在知善知惡的良知；篤切處在爲善去惡的格物；結果是回復心的本體，達到惡盡善純的「至善」境界；和他的理論並無衝突矛盾之處。

● 這一段根據梁啓超的話，見王陽明知行合一之教。

● 見明儒學案「姚江學案」。

## 二 社會論

守仁講學，重實踐倫理，對於社會方面發揮得很少。然而他有一個根本的概念，就是承認現社會的秩序是合乎自然的條理的。本來儒家承認人類

社會中的皇帝、官僚、農民、手工業者、商賈等身分階級，等於自然界的日月、星辰、山川、河嶽、禽獸、草木。自然界的現象萬世不變，人類社會的組織便沒有變更的理由。儒家根據這個觀念，確定了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等人類的倫常，更確定了家長對幼卑和夫對妻等的支配權，以爲封建社會的秩序的柱石。社會既有一定的秩序，便應有尊卑、厚薄、親疏之分。有人嘗問守仁：「人與萬物同體，爲什麼大學也說個厚薄？」他回答說：

惟是道理自有厚薄。比如身是一體，把手足捍頭目，豈是偏要薄手足，其道理合如此。禽獸草木同是愛的，把草木養禽獸，又忍得。人與禽獸同是愛的，宰禽獸以養親與供祭祀燕賓客，心又忍得。至親與路人同是愛的，如箠食豆羹，得則生，不得則死，不能兩全，寧救至親，不救路人，心又忍得。這是道理合該如此。及至吾身與至親，更不得分別彼此厚薄。蓋以仁民愛物皆從此出，此處可忍，更無不忍矣。大學所謂厚薄，是

良知上自然條理。不可逾越此，便謂之義；順這條理，便謂之禮；如此條理，便謂之智；終始此條理，便謂之信。（傳習錄）

他這幾句話，明白告訴我們：爲要維持社會秩序，犧牲了這一部分的利益，以供養他一部分，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便應該「順這條理」，「終始此條理」，不可違反，違反了，便是攪亂秩序，違背禮信。但爲什麼到了吾身與至親便不得分彼此厚薄呢？原來家族制度，是封建社會的細胞，倘吾身與至親也要分起彼此厚薄來，則家族制度不能維持，封建社會的基礎要動搖了。

守仁既承認當時社會制度之合理，所以他永遠不會想到用什麼方法去改良社會制度。他止能把當時社會動亂的原因歸咎於人心之不正。他希望人人回復良知本體，更希望順着良知的條理（即社會秩序），在上者不妨遷就一點，在下者應該絕對服從；大家安分守己，樂天知命，以維持社會的秩序。他一生平定強寇，鎮壓反叛，爲的是要維持封建社會的秩序啊！

●大學云，「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有之也。」

### 三 教育論

宋明以來的理學家，大都各有他的教育的理論與方法，以為其學說的輔導。守仁的教育論也是根據「心即理」的前提演繹而成的，所以偏重於心的修養。他嘗解釋中庸的首三句說，「『天命之謂性，』命即是性。『率性之謂道，』性即是道。『修道之謂教，』道即是教。」他以為「命」「性」「道」三位一體，就是純乎天理的良知；而修道就是致良知，致良知就是教育。所以他的門人問他，「如何道即是教？」他回答說，「道即是良知，良知原是完完全全，是的還他是，非的還他非，是非只依着他，更無有不是處；這良知還是你明師。」（見傳習錄）

守仁既注重於致良知的功夫，所以他排斥書本上的智識，口耳上的智

識。他說，「記誦之廣，適以長其敖也；知識之多，適以行其惡也；聞見之博，適以肆其辯也；辭章之富，適以飾其僞也。」（見傳習錄）但他不是不要智識，他以爲先要立志，立了志然後從事學問，則智識纔不會誤用。他嘗以「立志」「勤學」「改過」「責善」的教條示龍場諸生。他說，

志不立，天下無可成之事……故立志而聖則聖矣，立志而賢則賢矣。志不立，如無舵之舟，無銜之馬，漂蕩奔逸，終亦何所底乎……

他又作立志說給他的弟弟守文說，

夫學莫先於立志。志之不立，猶不種其根而徒事培壅灌漑，勞苦無成矣。世之所以因循苟且，隨俗習非，而卒歸於污下者，凡以志之弗立也。故程子曰，「有求聖人之志，然後可與共學。」人苟誠有求爲聖人之志，則必思聖人之所以爲聖人者安在，非以其心之純乎天理而無人欲之私歟？聖人之所以爲聖人，惟以其心之純乎天理而無人欲，則我

之欲爲聖人，亦惟在於此心之純乎天理而無人欲耳。欲此心之純乎天理而無人欲，則必去人欲而存天理。務欲去人欲而存天理，則必求所以去人欲而存天理之方。求所以去人欲而存天理之方，則必正諸先覺，考諸古訓，而凡所謂學問之功者，然後可得而講，而亦有所不容已矣……

這一段文字，守仁把教育的概念與方法說得詳明極了：他以爲人必先立志爲聖賢；而立志爲聖賢，必先去人欲存天理；欲去人欲存天理，則當求之於良師，更從繁博的古訓中，考其切於去人欲存天理之道，信守而篤行之；這樣纔能達到爲聖人的目的。

然而守仁的教育目的，不僅使少數人立志爲聖人而已，他更要用教育的方法，達到各安其分，各勤其業的目的。他答顧東橋書說，

學校之中，惟以成德爲事；而才能之異，或有長於禮樂，長於政教，長於

水土播殖，則就其成德，而因使益精其能於學校之中。迨夫舉德而任，則使之終身居其職而不易。用之者惟知同心一德，以共安天下之民，視才之稱否，而不以崇卑爲輕重，勞逸爲美惡。效用者亦惟知同心一德，以共安天下之民，苟當其能，則終身處於煩劇而不以爲勞，安於卑瑣而不以爲賤。當是之時，天下之人熙熙皞皞，皆相視如一家之親。其才質之下者，則安其農工商賈之分，各勤其業，以相生相養而無有乎希高慕外之心；其才能之異，若皋夔稷契者，則出而各效其能；若一家務，或營其衣食，或通其有無，或備其器用，集謀并力，以求遂其仰事俯育之願，惟恐當事者之或怠而重己之累也。

這一段話，表面上似乎主張因材施教，各盡其能，但實際還是注重在各安其分，各勤其業，使社會秩序得永久維持，治者階級不致動搖，和他的社會論是一貫的。

守仁對於兒童教育有精闢獨到的主張，和近代教育家的理論頗多暗合的地方。現在把他的訓蒙大意節錄如下，以爲本節的結束。

……大抵童子之情，樂嬉遊而憚拘檢，如草木之始萌芽，舒暢之則條達，摧撓之則衰痿。今教童子必使其趨向鼓舞，中心喜悅，則其進自不能已。譬之時雨春風，霑被草木，莫不萌動發越，自然日長月化。若冰霜剝落，則生意蕭索，日就枯槁矣。故凡誘之歌詩者，非但發其志意而已，亦所以周旋揖讓而動蕩其血脈，拜起屈伸而固束其筋骸也；諷之讀書者，非但開其知覺而已，亦所以沈潛反覆而存其心，抑揚諷誦以宣其志也。凡此皆所以順導其志意，調理其性情，潛消其鄙吝，默化其麤頑，日使之漸於禮義而不苦其難，入於中和而不知其故。是先王立教之微意也。若近世之訓蒙者，日惟督以句讀課做，責其檢束而不知導之以禮，求其聰明而不知養之以善，鞭撻繩縛，若待拘囚。彼視學舍

爲囹獄而不肯入，視師如寇仇而不欲見，窺避掩覆以遂其嬉遊，設詐飾詭以肆其頑鄙，儉薄庸劣，日趨下流。是蓋驅之於惡而求爲善也。何可得乎……

四 「古本大學」與「朱子晚年定論」

王守仁和朱熹因解釋大學的意見不同，立論亦遂各異。原來大學本是禮記中的一篇，在唐朝以前並無別行之本。自朱熹著大學章句論語集注孟子集注中庸章句標出「四書」的名目，而大學遂離禮記而獨立。大學本爲一篇，朱熹把它分別經傳，顛倒其原來的次序，又作補傳一章（詳見本章第一節）。他的注解，又和鄭玄注禮記時大不相同。例如大學開首說「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朱熹以爲「親民」當作「新民」。守仁則以爲大學本止一篇，原無經傳之分。格致本於誠意，原無缺傳可補。而他對於

「新民」之說，尤不以爲然。他的門人徐愛問：「在親民」朱子謂當作「新民」後章『作新民』之文似亦有據。先生以爲宜從舊本作『親民』亦有根據否？」他回答說，

「作新民」之「新」是自新之民，與「在新民之「新」不同，此豈足爲據！「作」字卻與「親」字相對，然非親字義。下面治國平天下處，皆於新字無發明。如云「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如保赤子，」「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之類，皆是親字意。親民猶孟子「親親仁民」之謂，親之卽仁之也。百姓不親，舜使契爲司徒，敬敷五教，所以親之也。堯典「克明峻德，」便是「明明德，」「以親九族」至「平章」「協和，」便「親民，」便是「明明德於天下。」又如孔子之「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便是「明明德，」「安百姓」便是「親民。」說「親民」便是

兼教養意，說「新民」便覺偏了。

因此他於正德十三年（一五一八）刊古本大學旁釋一卷，以恢復大學的本來面目，同時證明他自己的主張是不錯的。

守仁刊古本大學時，朱熹的學說還很有勢力。當時有人懷疑朱熹的學說或攻擊朱熹所注釋的書，很容易被人家指為反動（當時稱為異端）的。於是守仁一方面儘量傳布自己的學說，一方面卻用一點權變的手段：他在刊古本大學的那年，從朱熹的遺文中選出三十四條，輯為朱子晚年定論，同時刊行。他以為世所傳朱熹的集註或問之類，乃是朱熹中年未定之說，朱熹在晚年大悟舊說之非，要改正已經不及，至語類之屬，又是朱熹門人所輯，於朱熹平時所說，未盡符合。因此他把所輯的三十四條作為朱熹晚年覺悟後的定論，拿來和他自己的主張相比較，並無什麼衝突。這種斷章取義，牽強附會的辦法，在守仁或許出於不得已，但立刻來了一個嚴重的詰責。詰責他的

是一位「朱學」的健將羅欽順。他說，

詳朱子定論之編，蓋以其中歲以前所見未真，爰及晚年始克有悟，乃於其論學書尺三數十卷之內，摘此三十餘條，其意旨於向裏者，以爲得於既悟之餘，而斷其爲定論，斯其所擇，宜亦精矣。第不知所謂「晚年」者，斷以何年爲定？羸軀多病，未暇詳考。偶爾考得何叔京氏卒於淳熙乙未（一一七五）時，朱子年方四十有六，爾後二年丁酉，而論孟集注或問始成，今有取於答何書者四通，以爲晚年定論，至於集注或問，則以爲中年未定之論，竊恐考之欠詳，而立論之太果也……

**守仁**對於這封信自然無可置答，只好老實說，

……其爲朱子晚年定論，蓋亦有不得已而然。中間年歲早晚誠有所未考，雖不必盡出於晚年，固多於晚年者矣。然大意在委曲調停，以明此學爲重……（答羅少宰）

但後來反對「王學」的，都把朱子晚年定論爲攻擊的口實，這真是弄巧成拙了。

●明史藝文志作古本大學注一卷。

#### 四 餘論

一 「王學」末流與「王學」修正派

王守仁的立教，本重實踐躬行；他的所謂「致良知」原非「一覺之後無餘事」。但致良知究竟偏重向內一邊，他又常以良知比明鏡，正和北禪祖師神秀所說「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臺，時時勤拂拭，勿使惹塵埃」的偈語相像。倘後來的學者不能把守仁的「致良知」與禪宗的「頓悟」細細辨別，則毫釐之差，就容易流入禪宗一派了。守仁的弟子，除徐愛早死外，錢德洪、黃綰、季本、歐陽德、鄒守益、陳九川等，都能發揮師門遺教，不甚帶禪宗臭味。王

幾以資質比較聰明之故，立說已漸趨高遠玄妙一路。至王艮則漸尚頓悟，與師門遺教相離漸遠。由王艮三傳而至何心隱一派，幾乎使人辨不出他是禪是儒了。於是躬行實踐的「王學」一變而為「滿街是聖人」的「狂禪」。這雖然是後學者不能遵守師門遺教之故，但守仁立教之初原已帶點禪味，故自「致良知」嬗變而為「狂禪」實在是學術上不可逃避之公例。

自「王學」末流，競倡「現成良知」之說，與禪宗所倡「頓悟」之說相似，而又無佛教徒那樣謹嚴的戒條，於是「偶有所窺，則欲盡廢先儒之說而出其上；不學，則借一貫之言以文其陋；無行，則逃之性命之鄉，以使人不可詰。」●知與行完全分為二件事，「王學」的真精神漸滅殆盡，而「王學」遂為世所詬病了。

「王學」雖流於狂禪，但到明朝末年卻有一位篤實的儒者，起來替「王學」放一異彩。這位篤實的儒者便是劉宗周。

劉宗周（一五七八——一六〇一）字啓東，號念臺，山陰人。嘗講學蕺山，學者稱蕺山先生。明末官至左都御史，以事革職歸。福王監國，起原官，因彈劾馬士英及力爭阮大鍼之不可用，未爲福王采納，復辭職還鄉。清兵入杭州，他絕食二十三日而死。今存有劉子全書四十卷。他的學問從程朱入門，但後來卻偏向於「王學」。他嘗提出「慎獨」的口號。所謂「獨」者，不僅指閒居獨處之時，卽一念萌起，他人未知而已獨知之時，亦謂之「獨」。所以慎獨要在喜怒哀樂未發時守其中和，使不起一念之邪，寸心之妄。又作獨體圖說，以獨體比於天體。大意謂天無一息不運行，但其中樞則萬古常止，天體卽心體，人能保持這萬古常止的心體，卽便是「慎獨」。但他這一個口號還是根據王守仁致良知之說而來的，如「謹獨卽是致良知，能戒慎恐懼者是良知也」等話，不是守仁嘗說過的嗎？但他對於守仁「無善無惡心之體」的話，加以修正，說「無善而至善者，心之體也。」守仁以「無善無惡」說明寂然

不動的心之本體，而他以「無善」證明「至善」之不落迹象，一轉手間，就和「王學」有點差別了。我們認劉宗周是「王學」的修正派，似乎沒有什麼錯誤。

劉宗周死後，他的門弟子黃宗羲著明儒學案，還竭力替「王學」張目，然而時代的變遷，「王學」已失去其在社會上之存立的根據，不久「樸學」勃興，所謂「宋明理學」都跟思想界的轉變而歸於終結。

●顧炎武引王世貞的話，見日知錄卷十八「朱子晚年定論」。

## 二 對於王守仁的批評

王守仁的學說不會挽救得明朝的危亡，倒有人把明朝的滅亡歸咎於「王學」。篤信程朱之說的陸隴其說，

自陽明倡爲良知之說，以禪之實託儒之名……故至（天）啓（崇）

又說，

禎之際，風俗愈壞，不可收拾。愚以爲明之天下，不亡於寇盜，不亡於朋黨，而亡於學術。學術之壞，所以釀成寇盜之禍也。（學術辨）

風俗之壞，實始姚江（守仁餘姚人，故稱之爲姚江，其學派亦稱「姚江學派」）非盡其徒之咎也。若徒歸獄於龍溪（指王畿）輩，而謂姚江無干，非唯不足以服龍溪，且將使天下學者，不見姚江之失，復從而學之，其害可勝道邪！大抵學術之弊，有自末流生者，有自立教之初起者。若姚江立教之初已誕矣，何待學之不得而後流於誕。

除陸隴其外，顧炎武以「漢學家」的立場，對守仁下過猛烈的攻擊。他說，

王門高第，爲泰州（王艮）龍溪（王畿）二人。泰州之學，一傳而爲顏山農（均），再傳而爲羅近溪（汝芳）趙大洲（貞吉）龍溪之學，一傳而爲何心隱（本名梁汝元），再傳而爲李卓吾（贇）陶石

贊（望齡）昔范武子論王弼何晏二人之罪，浮於桀紂以爲一世之患輕，歷代之害重；自喪之惡小，迷衆之罪大。而蘇子瞻謂李斯亂天下，至於焚書坑儒，皆出於其師荀卿高談異論而不顧者也。困知之記，學部之編，固今日中流之砥柱矣。（日知錄）

又說，

以一人而易天下，其流風至於百餘年之久者，古有之矣。王夷甫之清談，王介甫之新說。其在於今，則王伯安之良知是也。孟子曰：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撥亂世反之正，豈不在於後賢乎！

清初大儒對於王守仁的攻擊可謂淋漓盡致了。平心而論，守仁的學說能風靡一時，所謂「其流風至於百有餘年之久者」自有其在當時社會上存立的條件。若以現在唯物史觀的立場而批判守仁之唯心的理論，自然根本不能存立。然如陸顧二人之說，則以天下之治亂繫於一二人所倡學說之

邪正，仍跳不出唯心論者的圈套，正孟子所謂以五十步笑百步哩！而况守仁的知行合一之教，比較所謂「知易行難」或「知難行易」及所謂「知難行亦不易」之說，要切實得多。目前青年大都犯尙空論不切實際的弊病，「知行合一」之教正是一服起死回生的良劑！編者謹在本書之末，貢獻兩大哲學家的名言：

「純粹的認識是不夠的，

最要緊是共同的行動。」——恩格斯

「知而不行，

只是未知。」——王守仁

●羅欽順有困知記。又日知錄云，「東莞陳建作學部通辯，取朱子年譜行狀文集語類及與陸氏兄弟往來書札，逐年編輯，而爲之辯（按即辯晚年定論之非。）」

## 參考書目

- 王文成公全書 浙江書局刊本  
 整菴先生存稿 羅欽順撰 明嘉靖刊本  
 宋元學案 黃宗羲全祖望等撰 四部備要本  
 明儒學案 黃宗羲撰 四部備要本  
 三魚堂集 陸隴其撰 清康熙間刊本  
 日知錄 顧炎武撰 四部備要本  
 西河合集 毛奇齡撰 書留草堂刊本  
 陽明先生傳纂 余重耀撰 中華書局活字本  
 陽明學派 謝无量撰 中華書局活字本  
 中國哲學史 鍾泰撰 商務印書館活字本  
 國學論叢第一卷一二兩號 北京清華學校研究院(十六年六九兩月)  
 王陽明之哲學 見尾勝馬撰 日本甲子社書房

# 開明中學叢書

第一輯全目

赫拿哥  
克破倫  
爾侖布

張資平

金仲華

劉麟生

王班孔  
陽明超  
子

宋雲彬

周振甫

周予同

國際聯盟  
產業革命  
歐洲文藝復興

張明養

劉叔琴

傅東華

晚明流寇  
鴉片戰爭  
戊戌政變

張同光

丁曉先

王耘莊

每册一角五分

## 開明書店印行

全輯一元五角

民國廿三年九月初版發行

實價大洋一角五分

(實價不折不扣)  
(外埠酌加寄費)

開明中學叢書

(第三種)

“明陽王”

有著作權不准翻印

著者 宋雲彬

發行者 上海福州路開明書店  
章錫琛

印刷者 上海梧州路三九〇號  
美成印刷公司

總發行所

上海福州路二七四八號  
開明書店

分發行所

廣州惠愛東路漢口中山路  
南京太平路長沙南陽街  
北平楊梅竹斜街  
開明書店分店

本書已照著作權法呈請內政部註冊

101076

(2)

